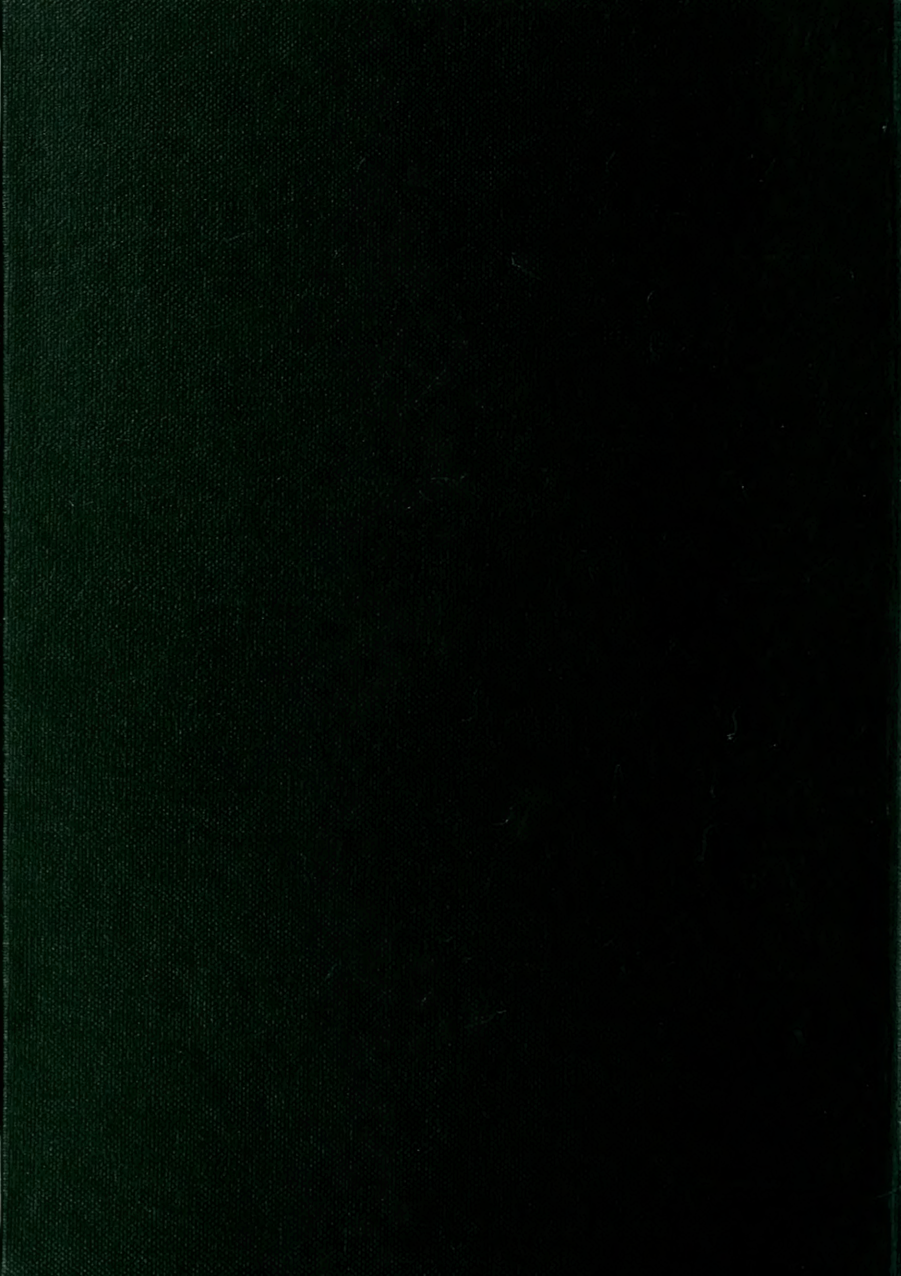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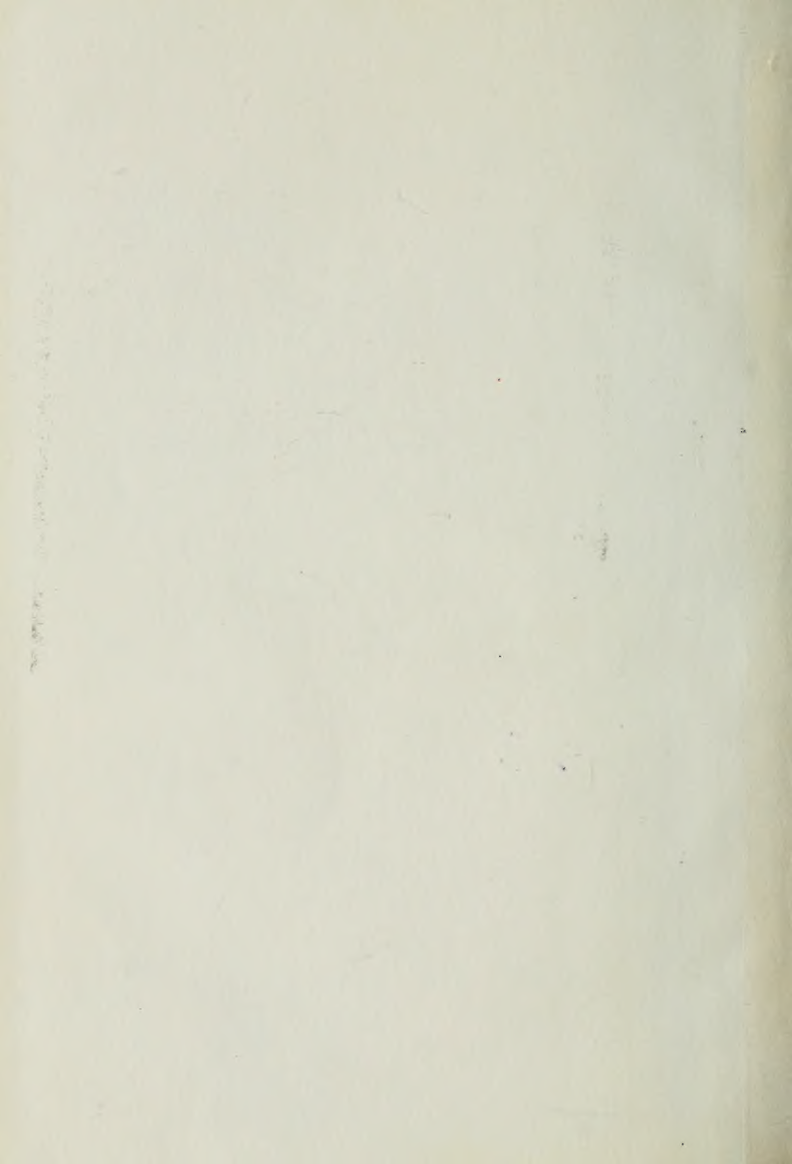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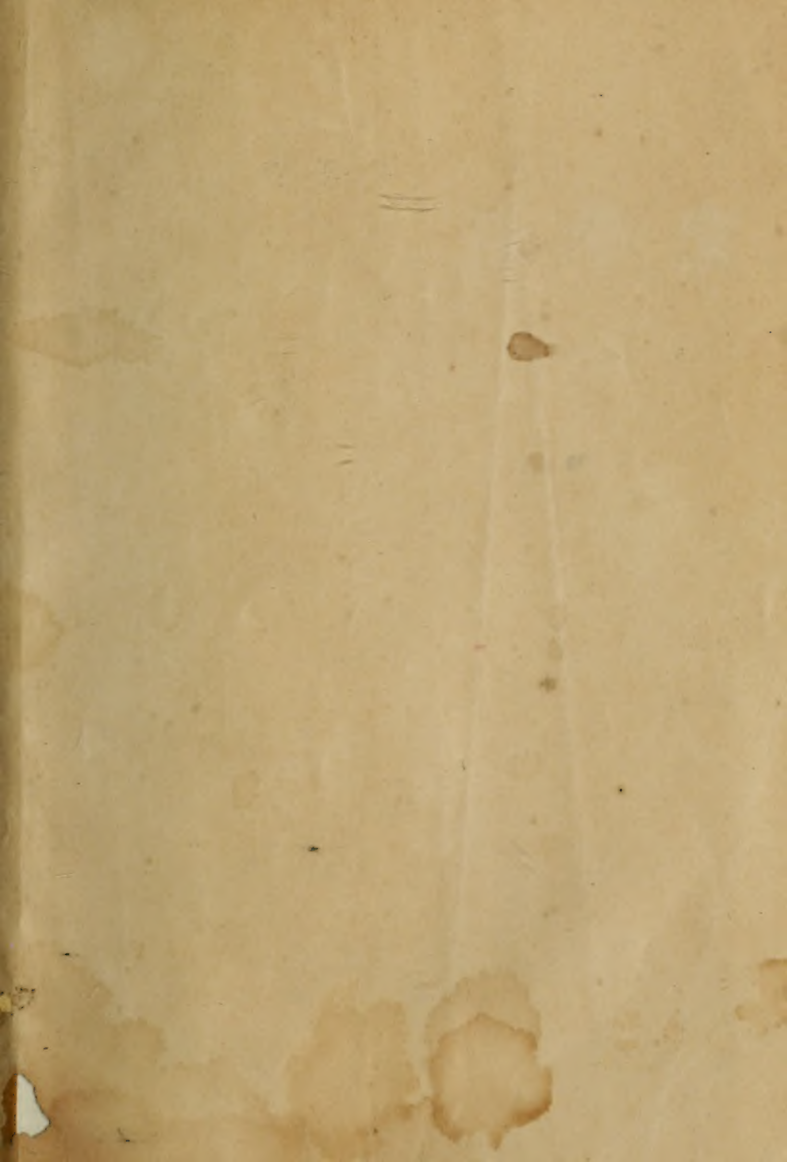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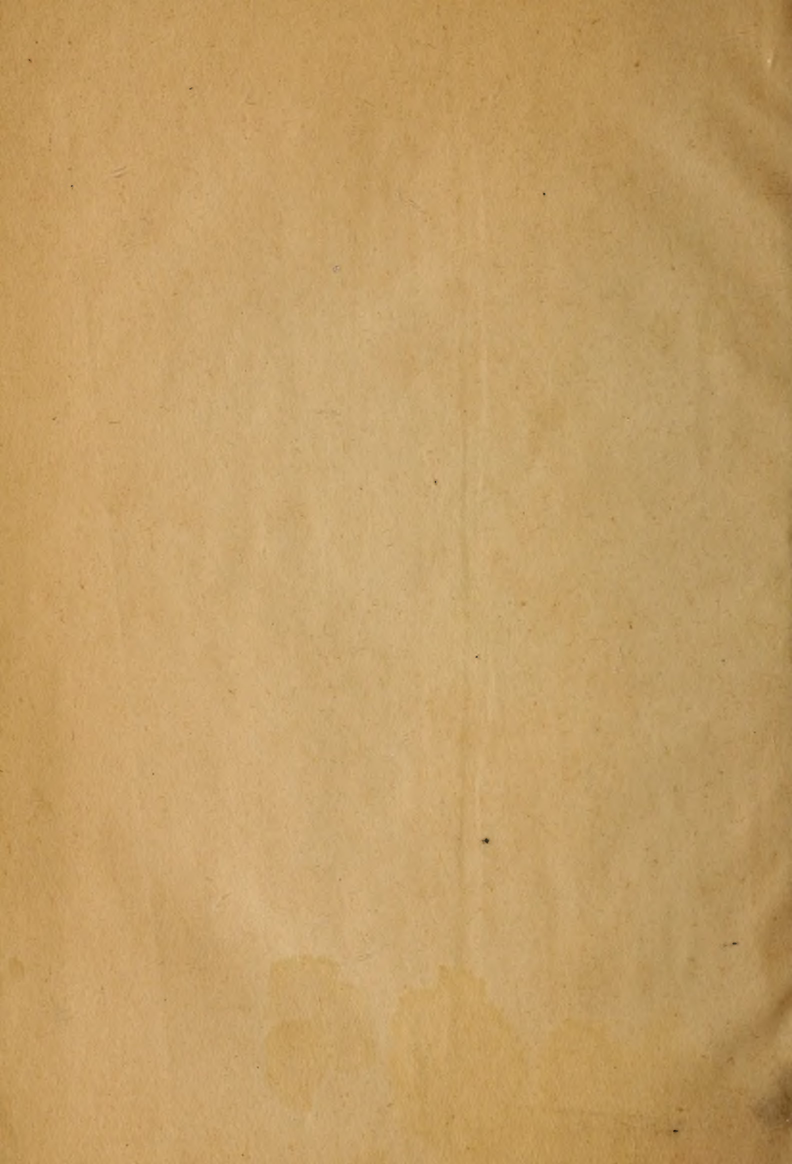
文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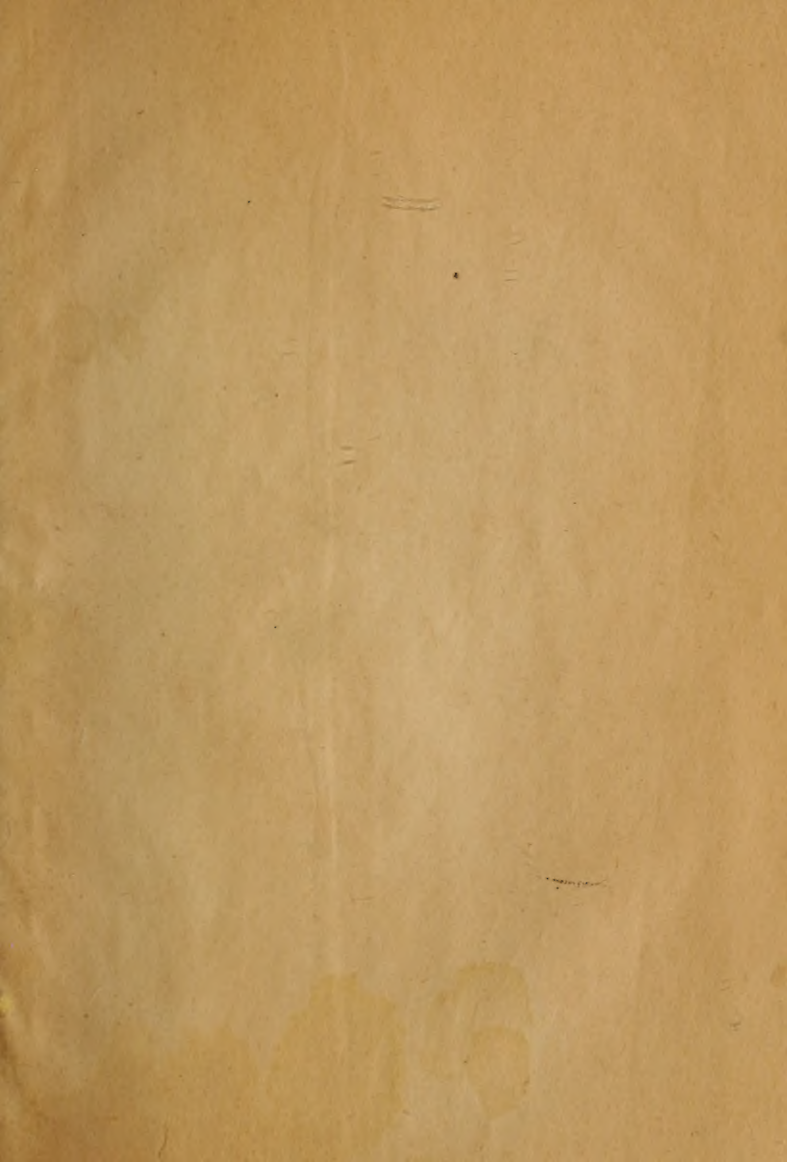
新學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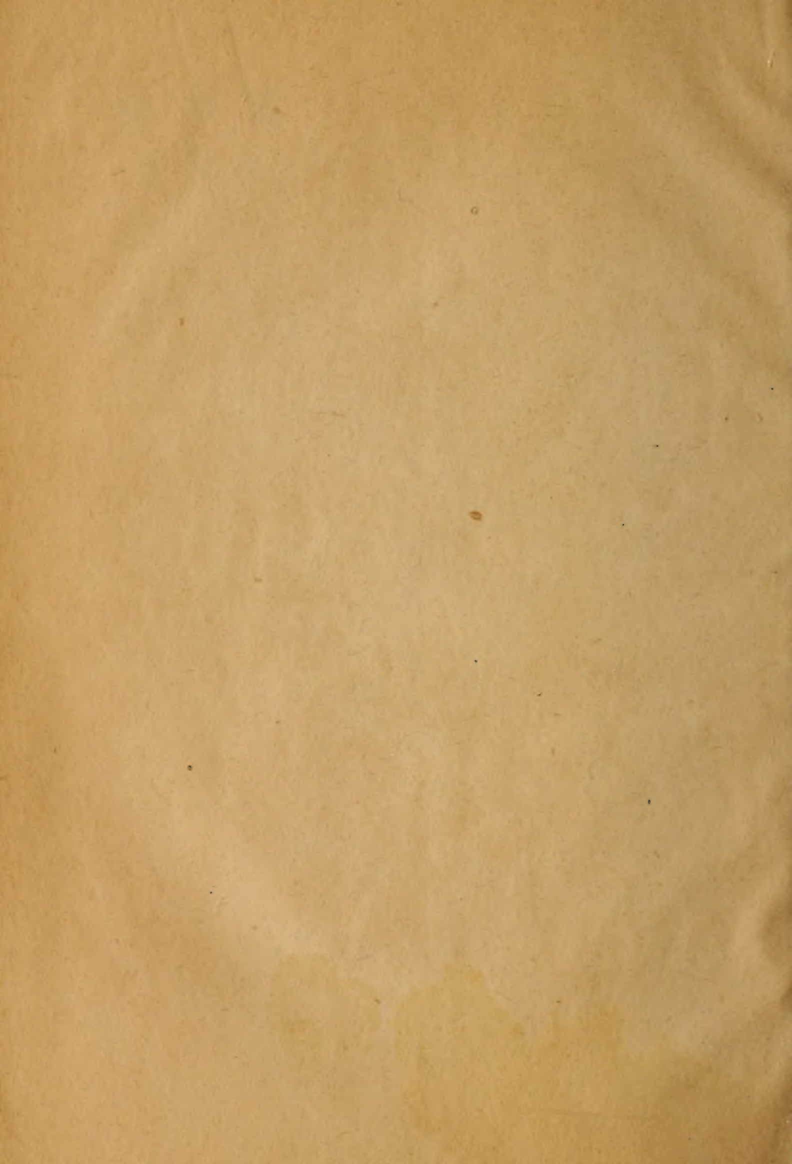
李健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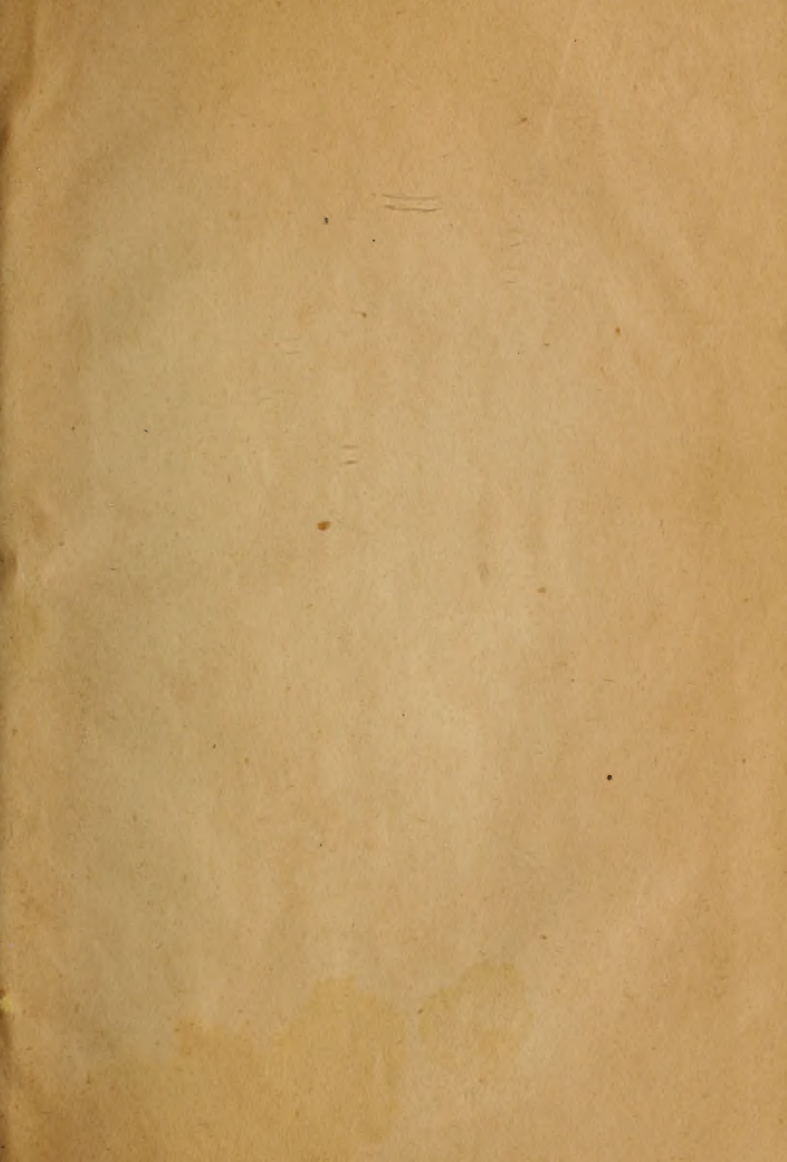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新學究

李健吾

本劇排演或改編須得作者同意



意惺忪，情顛倒，醒醉幾時了？儂替花愁，花也應知道；怪來好夢連宵，都無憑準，又還是惹將花惱！ 沈鑪裊，看他一氣雙煙，絲絲向縈抱，待結同心，畢竟同心少：怎能兩下柔腸，如香百和，便拚得相思到老！

——張惠言 祝英臺近。



新學究

三幕喜劇



人物：

康如水　謝淑義的老朋友。

馮顯利　謝淑義的新朋友。

馮韜利　馮顯利的兄弟。

趙煥明　朱潤英的求婚人。

孟序功　康如水的同事。

孟夫人　謝淑義的老同學。

謝淑義　孟夫人的老同學。

朱潤英　馮韜利的女同學。

地點：某大學附近。

時間：某星期日。



第一幕



早晨十點鐘左右。康如水的客室。

第一場　馮顯利　馮韜利

馮韜利　（興奮。）哥哥，你沒有看見她。她不跟平常的女學生一樣。我們同了四年學。她就愛我一個人。

馮顯利　她說她愛你來的？

馮韜利　她沒有說出口。不過，哥哥，這就是她那點兒叫人不能夠不愛的地方：她不用嘴說，她要是有話，她用眼睛說。你一看她的眼睛，你就知道我愛她愛得多有道理。你一看她，你也會愛她的。世上只有一個美人，就是她。

馮　（馮顯利簡稱。）你用不着替自己表彰。那怕是瞎子，只要綽一下你的聲音，就知道當前站着一個愛神的奴隸。我們隔了兩三年沒有見面，我今天才從外國囘

來，就覺得你跟從前有點兒兩樣。讓我們坐下談點兒別的事體。世上頂老的故事是愛情的故事，你便是說上一年，也說不清一個頭緒。

馮韜利　哥哥，你寃枉我。我看見你只有歡喜。

馮　我愛聽這句話。告訴我，這兩個月家裏沒有什麼變故嗎？

馮韜利　沒有什麼。鎭裏添了個小學校，老舅教的私學散了館。

馮　唔。爹媽都好？

馮韜利　他們來信沒有提起不好過。

馮　你放假沒有回家鄉看看？

馮韜利　我這兩年的寒假暑假都是在學校過的。因爲……

馮　我明白。因爲那位小姐。

馮韜利　也……也不見其全是。不過，哥哥，我一直在盼你回來。家裏人只有你明白男女解放的意義，靑年心理跟生理的要求，只有你同情我，只有你能夠作主，求

得爹媽的允許，

馮　你用不着作文章。我覺得爹媽跟前倒好囘話，你那位小姐……

馮韜利　她愛我！我們沒有一天不在一起！我們上課也恨不得坐在一張椅子上！我陪她這裏走走，那裏望望，看電影，逛公園，手拉着手，全校沒有一個人不羨慕我們的情分的。（向裏指。）只有康先生不讚成，不過……

馮　我用不着問康先生，我倒要問問你。你愛你那位小姐，自然你向她說了上千上萬囘。可是你始終沒有告訴我，她說過愛你來的嗎？

馮韜利　這我擔保沒有問題。

馮　她要是沒有告訴你，你怎麼就知道一定有把握？

馮韜利　哥哥，虧了你剛從外國囘來，連這也不懂！一個女孩子永久是一個女孩子。她的話就是她的行動。她不說話，她做給你看。

馮　謝謝你的指教，好韜利。可是這還不能夠證明她有意要嫁你能？

馮韜利　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叫你相信，就是你跟她見一面。

馮　好的！要是你能夠把她領來跟我會一會，那怕她睬也不睬我，我就相信你現在一半的話。那時我再給你道喜。

馮韜利　她不來，我也要揪了她來！她來了，你一定喜歡她。

馮　慢點兒高興。她也許不來，我也許不喜歡這位未來的弟婦。

馮韜利　她一定來。我現在就去叫她來。

馮　用不着急。回頭我在孟序功先生家裏用午飯，你陪她下午兩點鐘的光景來。我在孟先生家裏等你們。

馮韜利　爹媽一定反對我的婚事。他們的頭腦有名兒的陳腐，絕不會答應我自由戀愛。

馮　只要你那位小姐屈身來見我，此外的困難交我去辦好了。

馮韜利　我早就告訴她，我有這樣一位愛我的哥哥。你坐下來憩憩罷，我知道你要

囘來，我可沒有想到你囘來得這樣快。

馮　我也沒有想到我囘來得這樣快。我原打算在外國整理出來我的報告。我臨時變了卦，心想船上有二三十天沈悶的日子，應該夠我使用的。現在，脚已經踏上了岸，我也不過才寫了個題目。我第一次發見我太信任自己。爲了懲罰自己起見，我決定用這三個頂熱的月來結束我的報告。

馮韜利　你是說這個暑假——

馮　這個暑假我有兩個計劃：一個是去廬山避暑，一個是在家鄉陪伴爹媽。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決定。

馮韜利　我讚成你第二個辦法。

馮　爲我自己打算，我倒願意廬山走走。這得看我那位小姐的高興。

馮韜利　哥哥在外國結識了一位女朋友？

馮　我爲她改變了我的計劃的。

馮韜利　哥哥很少這樣做過。

馮　這證明我多麼愛她。

馮韜利　她一定長得美，跟我那位小姐一樣美，是的，一樣美。讓我們趕在一起兒結婚，一翟子只有這麼一回湊巧的熱鬧。

馮　我不像你那樣樂觀。作愛先得準備失敗。你得漫頭漫腦沒進海裏頭，可是到了海裏頭，你就得想法子睜開眼睛。膽子跟思索是熱情的兩個保姆。熱情是個學步的孩子，走路得有人攙着。一個女人的話只可以相信一半，下一半還得事實來證明。

馮韜利　我相信你的話，因爲你的年紀比我大。不過，你這番話要是叫康先生聽見，他一定會把你駁得個體無完膚。他看愛情看得十分嚴重，因爲愛情就是他的生命。

馮　怎麼！他還是那個老樣子！可是，誰告訴我，他跟他太太離了婚。

馮韜利　我們同學都講，那是一種頂人道的離婚。他們解除了法律上名義上的關係，然而事實上，他每月去看他太太跟他子女一趟。

馮　你應當放低點兒聲音。

馮韜利　他不會聽見的。你聽，他一個人在裏頭唸東西。只要他有事佔心，他就忘掉四外一切的存在。

馮　他還是那種脾氣！我以爲他這兩三年應該好些了。

馮韜利　康先生的舉止也許叫人好笑，不過他的樣子却十分叫人起敬。他今天把我們看做他得意的弟子，明天也許就看得不如路人。

馮　他向來就一陣風一陣雨的。

馮韜利　我們人人同情他離婚，這總算一種精神上的解放。他可以暢暢快快跟另一半人類作愛。

馮　你是說，他還像從前那樣亂追女人。

馮韜利　什麼也改不掉他這種性情。我手裏頭就有他點兒把柄。

馮　他老是那樣不吝惜自己的情感，到處開花，到處給花上點兒肥料。

馮韜利　只要他有所滿足，沒有大妨害，人也就用不着跟他過分爲難。所以同學一談起他來，就都自動來做他的義務辯護。

馮　聽了你的話，韜利，我實在羨慕他的運氣。能夠向個個女子獻上他的愛，還不招惹男子仇恨。

馮韜利　（看錶）十點半了，我不陪哥哥等康先生了。我十一點鐘有個約會。

馮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那位小姐的名子。

馮韜利　她叫做朱潤英。

馮　記住下午陪她看我來。

馮韜利　我現在就到女生宿舍找她去。哥哥，下午見。

馮　（揚揚手。）下午見。

第二場　馮顯利

馮　他要是再不出來，我可沒有工夫等他了。（徘徊。）聽差叫我不要打攪他，說他一完事，自己就會出來。眼看有二十分鐘了，還不見他的影子。（站在內室門首。）我偏打攪打攪他。（敲門。）如水，在嗎？（高聲。）有人看你！（更高些。）是我看你！

第三場　馮顯利　康如水

康如水　（在內。）沒有工夫！

馮　我是遠道來看你的！

康　（康如水簡稱。）不管是誰，請你明天來好了！

馮　我專誠來看你！我只有今天這一天的工夫！你不能夠停停寫詩，出來跟我談談

嗎？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要不，我到你書房裏頭，可以嗎？（自語。）怎麼！沒有動靜！
又在唸他的詩！（高聲。）你要不出來，我就擠進去！

康 不要進來，我還差一個字押韻！

馮 你就是十個字，我也得打斷你的詩興！

康 （衝出來。）什麼人，你這樣急！（驚喜。）｜順利，是你！

馮 是我，｜如水！

康 （歡然握手。）你是什麼時候從外國囘來的？｜孟太太約我今天午飯，說有兩個剛從外國囘來的朋友，我沒有想到一個會是你！記得你信上說，在外國還該有半年的躭擱。

馮 我臨時變更了計劃。

康 這在你是不常有的事。

馮 我有時也高興偶一爲之。

康　什麼事能夠這樣左右你？

馮　你猜猜看。這事只有你一猜就對。

康　你想趕在暑前回國，多一些謀事的機會。

馮　不對。我已經收到研究院的聘書。

康　眞的？讓我給你道喜。（重新握手。）來，坐下，告訴我你爲什麼提前回國。

馮　請你先告訴我，你怎麼一淸早，就在寫詩。

康　這是寫給一位小姐的。

馮　你還是那樣直爽，坦白，那樣事無不可語人。換一個人，一定說做什麼咏時感事之作。

康　你沒有讓我完成我的情詩，實在是一種遺憾。

馮　而且你的談吐又那樣可愛。

康　女子是靈感的泉源，不過靈感經不起時光的蒸曬。我要是現在找不到那個字，

我就沒有機會尋見牠。這要是隨便什麼朋友，什麼學生，我一定不會這樣輕易發放他的。

馮　你得原諒我。

康　我原諒你。你讓我沒有完成我的傑作，將來詩話上又要多添一番周折。不過，顯利，你來得再好沒有，我需要一個知心的朋友。你正好補起我的空虛。你不知道我這兩年多麼寂寞，多麼孤獨。我丟掉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跟我結成仇敵。他們不讚成我生活的方式，可沒有一個更好的方式給我。沒有一個人瞭解我，不過我說的話比誰說的都多。我奇怪有什麼在宇宙作梗，把我跟人世隔離得這樣遠。我要是沒有感覺也就罷了，偏偏我是個詩人，對于四外具有深切的同情。我痛苦，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幫我對症下藥。

馮　讓我做做你的醫生，想法子治好你的毛病。

康　你醫治不了我的病根，我知道，這結在我靈魂的深處。顯利，只有你能夠安慰我。

新朋友不瞭解我，老朋友都丟開我，只有你，我老朋友的老朋友，你會原諒我的過失，你還會讚美我的成績。我聽不見一句恭維我的話，我幾乎懷疑我的耳朵變了質，成天跟我自己作對。一個人不能夠沒有朋友，朋友頂大的用處就是恭維。多聽一句恭維，多長一分勇氣。你看，顯利，寂寞教會了我一點處世的哲學。

馮　朋友有朋友的利害，你不能夠完全怪罪他們。倒是你身邊應該有個女人才對。

康　我跟你一樣想，早就給自己安排好了一個女孩子。我還怕不夠，看見一個女人，我就跑過去殷勤。我相信賈寶玉那句話，天下的女人都是水做的。有一個例外，就是先嚴給我娶下的那個女人。簡直要不得。

馮　我聽說你最近離了婚。

康　是的，我重新得到我的自由。

馮　不過，聽說你離婚，我總不免詫異。

康　你大概想到我的理論。我同情所有的弱者，然而不是沒有一個限制。我們這個

社會是不平等的，女性受盡了壓迫約束，頭髮早就應該白了，牙齒早就應該掉了，皮膚早就應該皺了，幸喜得天獨厚，她心頭冒起一股泉水，不斷救活了她的殘根敗葉。和男子比較，女子更是永生的；本身既然不朽，也就常常能夠給人一種不朽的欲望。沒有女子，人生只是一片沙漠。而女子，把沙子一粒一粒膠著起來，也正是大戈壁上一灘一灘的青青草地。所以，沒有一個女子不是一首詩，沒有一個女子不值得詩人的歌頌。她是美麗，是純潔，是靈魂，而詩人的世界，這俗不可耐的現實，容不下她完美的存在，因而她的存在也就更值得詩人嚮往。這是一種夢，一種憧憬，一種 Plato 的理想，一種高貴而又神聖的境界，換句話說，就是靈感，就是詩。

馮　我不像你這樣熱狂，把女子看得那樣神祕。當着女人的身體，跟當着男子的身體一樣，我覺得一切只是生理上正常的組織。

康　你是說你在實驗室裏頭。

馮　就是出了實驗室，我也只把女人看做人類自自然然的另一半，跟我們這一半沒有什麽絕對的差別。

康　你說的是學問，我說的是人生。學問是看出來的，可是人生，只有感覺能夠幫你認識牠更深的意義。這種油然而生的感覺是男女相互瞭解的根據，是人生幸福最後的眞諦。沒有感情，沒有幸福。感情的生活是眞正的生活，因爲感情是一切。現在說到我從前的太太。她是一個三從四德的賢妻良母。她是我所敬重的女子。她有一個不能夠饒恕的過失，就是，她是一個沒有詩意的女人。她知道生兒育女，燒飯買菜，不幸她不能夠把事情做得跟做一首詩一樣。她是一個弱者的弱者，不幸她不是美麗的美麗。她是一個女人，然而她不是一首詩。我什麽都可以忍受，而且我已經忍受了好些年月，只有這一點，終于逼得我不得不跟她宣告絕裂。現在我還養活她，不過我已經不是她丈夫了。

馮　我明白。

康　(感動，握他的手。)你明白，好朋友。這是我頭一回聽見一個朋友說他同情我。謝謝你，顯利。讓我告訴你句話。你不知道我從前的太太有多頑固。我每天故意給她枕頭旁邊放一部紅樓夢，可是你猜她怎麼樣？她看了兩頁就睏了覺，第三頁直到如今沒有看過。一個不看紅樓夢的女人，你想要得嗎？

馮　實在有趣。

康　我知道你聽了會發笑的。沒有比她更不近情，更可笑的女人。

馮　我不是笑你從前那位可憐的太太。

康　我覺得你想笑來的。

馮　隨我好了。一個人的舉止不一定全有意義。才剛你說，你爲一位小姐寫詩，告訴我她叫什麼名子，她一定長得好看，非常好看。

康　這是我一個女學生，叫做朱潤英的。

馮　(如有所驚。)你是說——

康　朱潤英，你聽人說過嗎？

馮　（不便措辭。）我好像聽我兄弟說起這個名子。

康　（坦然。）是的，他們都是一級的同學。你兄弟好像很喜歡Miss朱，不過我怕沒有什麼指望。

馮　你一定聽到了些什麼。

康　Miss朱平常跟我無所不談，就很少提起你兄弟來。

馮　這不見得她不愛我兄弟。

康　我覺得他們不是理想的配偶。Miss朱是全班最好的學生，用功，聰明，沒有一門功課不在九十分以上。有時給她一百分，我都覺得太委曲她的才學。你兄弟的特長是運動。

馮　你是說他一無所長。

康　我不那樣想。不過，是你的兄弟，所以我對他也就特別感到失望。很快他就要畢

業了，可是他一點也不想到他的出路，我怕他畢業那一天就是他失業那一天。

你得警告他兩句。他到現在還沒有交畢業論文。

馮　我想不到他這樣不成材。

康　他不體會Miss朱多麼不滿意他無禮的追隨。

馮　要是我的揣測不錯的話，你是我兄弟的情敵。

康　顯利，你的揣測全錯。我方才告訴你，我早就給自己安排好了一個女孩子。

馮　不是你的學生？

康　不是。她在外國唸書。

馮　我是你的老朋友，我們也無所不談，可是暌違了兩三年，我今天發見你後頭還帶着一個老大的世界，我就沒有進去轉過。我就不知道你外國有一個愛人。

康　我沒有得到她許可，我不能夠公開。

馮　她管你管得那樣嚴。

康　這是我們相好的一個條件。

馮　是的，初戀是秘密的。我如今可以證實你的話。

康　（看着他。）你有了愛人！

馮　跟你一樣，不到相當時機，我不會披露我的秘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爲了她的緣故，我改變了我囘國的計劃。

康　你們同船囘國的。

馮　這囘你猜對了。所以我不是爲了職業提前囘國。跟你一樣，我掉在汪洋的愛海裏頭。

康　（和他握手。）讓我再給你道喜。

馮　謝謝你的慶祝。她雖說沒有完全答應我，已然接受我的愛情，如今她正在加以考慮。等她答應了我，我會約她一起來看你的。她是一個有見識的新女性，不愛談三扯四，可是句句都有動人的力量。

康　我相信你的眼光。你知道，我生平的願望就是有情人都成眷屬。

馮　謝謝你。回頭你會看見她的。

康　她也在這裏？

馮　孟太太午飯的兩個從外國回來的客人，一個是我，一個就是她。她跟孟太太是老同學。

康　孟太太作事向來跟捉迷藏一樣。這正是她那可愛的地方。我沒有見過一位年輕的太太有她那樣調皮，有她那樣會安排，有她那樣一雙玲瓏的眼睛的。

馮　你這話應該當着孟太太講。不過，你不要大意。小心有人把話傳給你那位在外國的愛人。

康　她不久就要回來，我還是兩個月以前接到她一封信，說她正在預備考試。

馮　她一回來，你們想必馬上就會舉行婚禮的。

康　我想這樣辦。

馮　(興奮。)讓我們趕在一起兒結婚，一輩子只有這麼一回湊巧的熱鬧。

康　(自信。)好，我等着你。

馮　謝謝你的盛情，我一定加快滿足你的希望。(看錶。)回頭見，我先走一步；在孟太太那裏見面，不是嗎？

康　等等。(凝神。)是的，有人在敲門。(向外。)誰？請進來。

第四場　康如水　馮顯利　朱潤英

朱潤英　(從外進來，收住步。)康先生在嗎？

康　噢！Miss朱！請進來。這位是我的老朋友，新從外國回來，Professor馮。他是世界有名的生物學者。

朱　(朱潤英簡稱。)久仰得很。

馮　康先生是位忠厚人，不過他的介紹却絕不可靠。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說起

話來也就不免十二分誇張。

朱　兩位先生太謙虛了。

康　Miss朱請坐。(向馮)這位是Miss朱潤英。

朱　(向康。)謝謝。(向馮。)馮先生新近從外國回來？

馮　(向康。)噢？(向朱。)是的。

朱　坐船，還是走西伯利亞鐵路？

馮　我從印度洋那而回來的。

朱　那一定好玩極了。熱帶的景物又是一番天地，偶而看到 Kipling, Conrad 跟 Tagore 的小說，就夠引人神往的。

馮　慚愧得很，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他們的名子。

朱　馮先生親身經過那些熱帶地方，自然比看小說親切多了。

馮　(試探。)我有個兄弟，聽說跟Miss朱同班。

朱　是嗎？姓馮的同學有好幾位，不知道那一位是馮先生令弟。

馮　我叫馮顯利，他的名子是馮韜利。

朱　原來是Mr馮！他再有趣不過了，我們同學都喜歡他。

馮　那是他的福氣。

朱　他這兩天沒有來上課，原來是接馮先生去的。

馮　是，是。對不住，我要先走一步。（向康。）回頭在孟太太家裏見。

康　（如夢方醒。）在孟太太家裏見。不送了。

馮　老朋友，不在乎。（向朱。）再見，再見Miss朱。

朱　再見，馮先生。

第五場　康如水　朱潤英

康　馮先生是我留學以前的同窗好友。

朱　他們兄弟不大像。

康　完全不一樣。馮先生是國際上有聲譽的學者，在沒有出國以前，已經因爲某種植物的發見，得到全國生物學界的推崇。

朱　他那樣專門，難怪對于文學沒有興趣。

康　他的欣賞力相當高超。在我朋友之中，只有他一個人認識我的爲人跟我的才學。他接受我，然而不諂媚我。他曉得我每一首詩的個別的價值。他不多說話，但是句句話都有分寸，我是說都有分量。我常常把他的批評引在我的詩後面。他不推敲文字，明白自己是外行，但是他能夠引申一句詩，達到一種音樂或者哲學的境界。他沒有文人相輕的毛病，能夠平心靜氣領受別人的造詣。他沒有偏見，他用不着妒嫉。他知道我的詩不會妨害他植物的生長。他沒有回國，研究院就約好他來做指導。

朱　我想不到馮先生這樣淵博。

康　有學問的人都深藏若谷。

朱　可不是！先生要是不上課，我們就無從知道先生是Aristotle的專家。

康　一個有內心生活的人，可以把學問跟人分成兩截。

朱　不讀先生的文章，我們絕不曉得Rousseau跟孔子可以合爲一談的。

康　但是在我腦子裏頭，我把他們分而爲二，安居樂業，各行其是，合成我人格上的完美。

朱　這就是任誰不及先生的地方。有時遠遠望着先生瘦骨零丁的長長的身影，一個人黃昏在河邊徘徊，我們就說，沒有別人，這一定是我們的康先生。

康　噢！Miss朱！我教了四五年書，只有你一個人瞭解我的偉大跟我追求眞理的精神。Miss朱，今天一淸早，我就在寫一首詩歌頌你，歌頌你的智慧，你的美麗，噢！你出水亭亭的美麗！差一個韻脚，我沒有完成我的洛神賦！是馮先生打斷了我的遐思！我不能夠饒恕他。這一點點過失掩住他所有的美德。

朱　（窘急。）先生！

康　我絕不饒恕他的！你不知道，Miss朱，他發見的那棵草，是我跟他一同逛山的時候發見的。我先看見那棵怪草，那棵蔓一樣紅顏色的怪草！我叫他過來看。他喊了一聲，喜歡得手都移撒了！我幫他掘出那棵草，連土帶根，好容易捧到半山的廟上。和尚說後山有的是這種草，土名叫做猴子尾巴。他一個人跑到後山看去了，剩下我，在他沒有回來以前，作出我那首賦得異草的五古。

朱　先生快得可以！

康　他寫了篇論文，給那棵草起了個學名，把什麼都引進去了，就是沒有說起我那首賦得異草的五古。直到如今，我偶然想起來，還覺得這是他在友誼上一個絕大的疎忽。從此以後，他步步青雲，如今竟然做到研究院的指導。一棵草會比一首詩值錢，我怎麼也想不破其中的道理。

朱　美是沒有價錢的。

康　(跳起。)說得對！一首詩的價值永在，一棵草不到冬天就會枯掉。

朱　(站起。)我來向先生借本參考書：J. A. Symonds的Shelley記得先生在班上說有這本書來的。

康　我記得前天我還抽出來翻了翻。好像就在這裏。呵！這裏是！

朱　(接過書。)我用兩個星期就送回來。

康　我現在不看，隨你用好了。

朱　(預備向外行。)先生回頭到孟太太那邊用午飯嗎？

康　她請得有我。

朱　奇怪她也約了我。

康　好極了！讓我們一同去。現在就去。我陪你去。走過那片樹林的時候，在那幽靜的小道上，讓我給你唷我今天早晨寫的那首詩。It will be a great pleasure to me, for you see, you know, you understand that……噢！Miss朱！我

多愛你！學生裏頭我就愛你一個人！你的聰明是我愛情的尺度。不！不！不要害怕！讓我跟Shelley一樣，把你看做我的姊妹，一個欣賞我的天才的女子！

第六場

康如水　朱潤英　謝淑義

謝　（從外進來。）Hallo！對不起得很！我敲了半天門，不見裏面答應，（向康。）我聽見你的聲音，就大起膽子進來了。

康　（驚呆。）你是——

謝　怎麼你不認識我了！我是謝淑義。新從外國回來，特地來看望她的老朋友。不是嗎，Mr.康？

康　我一點都不知道！你回來得這樣奇突！

謝　你沒有收到我的信？可不，信寫了，我沒有寄出去。我打算讓你喫一驚，然後給你一個大大的高興。現在我看，我的計劃只對了一半。你喫了一驚，可是你不見得

高興。

康　（漸漸恢復常態。）當然我高興。前天我還給你寫了封航空信去。你的考試怎麼樣了？

謝　完全勝利。我告訴你九月舉行考試，其實我準備的是三月的考試，因爲我怕失敗了掃興，所以預先留下一個退步。

康　（伸手。）讓我給你道喜！

謝　（縮回手。）請你先把我介紹給這位小姐。

康　是的，是的。對不住，我簡直忘了這回事！（向朱。）這位是Miss謝。（向謝。）這位是Miss朱。我的學生。

謝　（和朱握手。）很高興結識你。

朱　不敢當。（向康。）再見，康先生。我到宿舍把書放下，回頭一個人到孟太太那邊去。

謝　孟太太！我也是她的客人。我們中學是老同學。一塊兒去，不好嗎？我那邊路正巧

不熟。

朱　不敢當，謝謝。孟太太也請了康先生的，康先生可以陪您去。回頭見！

第七場

康如水　謝淑義

謝　（打量屋內的設備）不算壞。

康　（不安）是。還好。

謝　（望着瓶裏的花）很好看。（聞了聞）很香。（望着書架）全是書。（抽出一本）詩。

（向康）你告訴我你離了婚。

康　是的。

謝　你信上說是爲我離得婚。

康　是眞的。

謝　你一個人住這幾間屋子？

康　我愛這個地方。我在這裏住了好些年了。

謝　屋子很寬敞，夏天一定涼快。門前頭不遠是條小河，房子後頭是塊大草地，到處全是樹木，眞像小說裏面說的什麼洞天福地，高人雅居了。一個人住，福氣得很。

康　我盼你回來，因爲，你知道……

謝　（打斷。）我是說，一個人在這裏住下去，會忘掉塵世的，會忘掉自己以外還有別的世界的。一個人老想着自己，是人世頂大的幸福。（坐下來。）不是嗎？

康　有時候是。不過，一個人活着不應該這樣子。這太自私。

謝　也不見得。一個人總得想到自己。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別人，你說不對嗎？孔子就有類似這樣的話，好像在論語裏頭，不，也許在大學裏頭，反正我不記得了。我這糊塗腦袋！

康　先想到自己，可不一定專爲自己。

謝　這裏頭還有什麼差別嗎？就算有罷，好在沒有多大要緊。我過慣了一個人的生

活，我可沒有想到一個人的生活能夠這樣悠閒，寫意，富有詩意。這種生活也許太窄了些，不過，這很美。我現在明白佛爲什麼要出家了。這實在美。

康　這究竟空得厲害。

謝　怕不見得。

康　請你把你的道理講給我聽。

謝　算了罷。我頭一天回來，你就打算考考我。你告訴我你很寂寞。沒有一封信不提到你孤獨的。我向來心眼兒實在，總覺得這不大可能。我曉得這全是我的幻想。我回來了。如今我當着你，倒覺得不盡其全是幻想。

康　相信我，你的感覺騙了你。

謝　小心點兒！別太矛盾！想想你沒有一封信不叫我尊重感覺來的。你說眞實的只有感覺。

康　感覺跟幻覺是兩樣東西。你的是幻覺。

謝　多謝你指教。原來我對你的感覺只是幻覺。你的提醒幫我多給自己找到一層解釋。來，坐下，你立得那樣直，我一說話就得擡頭，實在覺得喫力。怎麼！還是站着？既然你喜歡站着，隨你便好了。你也許爲我離得婚，不過我看我就沒有力量請你就座。回到我那句話，我覺得你並不寂寞。你有一個倔強的性格，禁得起心頭的空虛；你有一顆火熱的心，燃燒道旁所有的花草。你沒有太太，不過時常有女人出入你的屋子。

康　那是我的女學生，只是我一個女學生！我喜歡她，我不撒謊。可是我就愛你，我的指望全在你一個人身上。我把我分給所有過往的鷹跟鴿子，不過合起來，我還是一個整人，我還是你的！淑義，你不應當試探我！我只是一個平常人，一個可憐蟲，受不住太陽整天曬的一塊雪！我離婚爲了自由，自由了好做你的奴隸。你是我的女神，我從來不敢正眼看你。我培養你，像朵名貴的花，培養在我的心房。相信我，我從小到大沒有說過一句謊話。你回來得太出人意外，我應當喜歡，反而

不知道喜歡。我不要坐下去，不，我應當跪下來，跪下來向你求個結婚的日子。

謝　（起來！停住！我來有事跟你商量。

康　（順勢坐下來。）我在聽着。

謝　事情是這樣的：有人向我求婚。

康　你是說我——

謝　我是說另外一個男子，一個我在外國認識的朋友，如今跟我一同坐船回來。

康　（站起，急行數步，過去打開窗戶，略緩，回轉身。）你那位朋友跟你一同回國來的。

謝　（莫明其妙。）是的。

康　他是學生物的。

謝　（微笑。）你像已經知道了。

康　他姓馮。

謝　（躍起。）不要說下去了，你一定認識他！

康　聽我說完我的話，孟太太請的兩個新從外國回來的客人，不是別人，就是他跟你。

謝　也許是能。

康　（譏笑。）也許是能。（向空。）噢！她那樣無動乎衷！那樣冷靜！冷靜得像個失了魂的女人！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多可怕！我愛她愛了這樣長久！我拿錢培養她！我會不知道她是一個無情無義的女人！（向謝。）出去！我不要看見你！給我出去！給我出去！

謝　（同情。）我曉得你會難受的。我可想不到你這樣缺乏理性。想想你是一個讀書的君子人。想想我是一個受過你恩惠的女孩子。雖說我用過你兩千塊錢，我可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女孩子。別瞧有人向我求婚，我不能夠把你隨隨便便丟開不問。

康　我不要你說下去！給我出去！

謝　（忿然。）好！我也看夠了自己！（預備走出去。）

康　（攔住她的去路。）淑義！淑義！你得原諒我！你得饒恕我！你不知道我多痛苦，多失望！顯利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謝　（轉回身。）你們眞的認識？

康　我們是老朋友。

謝　（握住他的手。）我非常同情你。

康　你沒有答應他？

謝　我要你替我決定。

康　那麽，拒絕他！我知道他！他騙你，騙我。他是個不顧信義的騙子手！我知道他！他只有我淸楚他！

謝　他並不曉得你我熟識。

康　那搖不住他是個騙子手！

謝　直到現在，他不曉得我認識你。

康　你應當卽早告訴他！

謝　你忘記了我是個女孩子。

康　我覺得這算不了什麼好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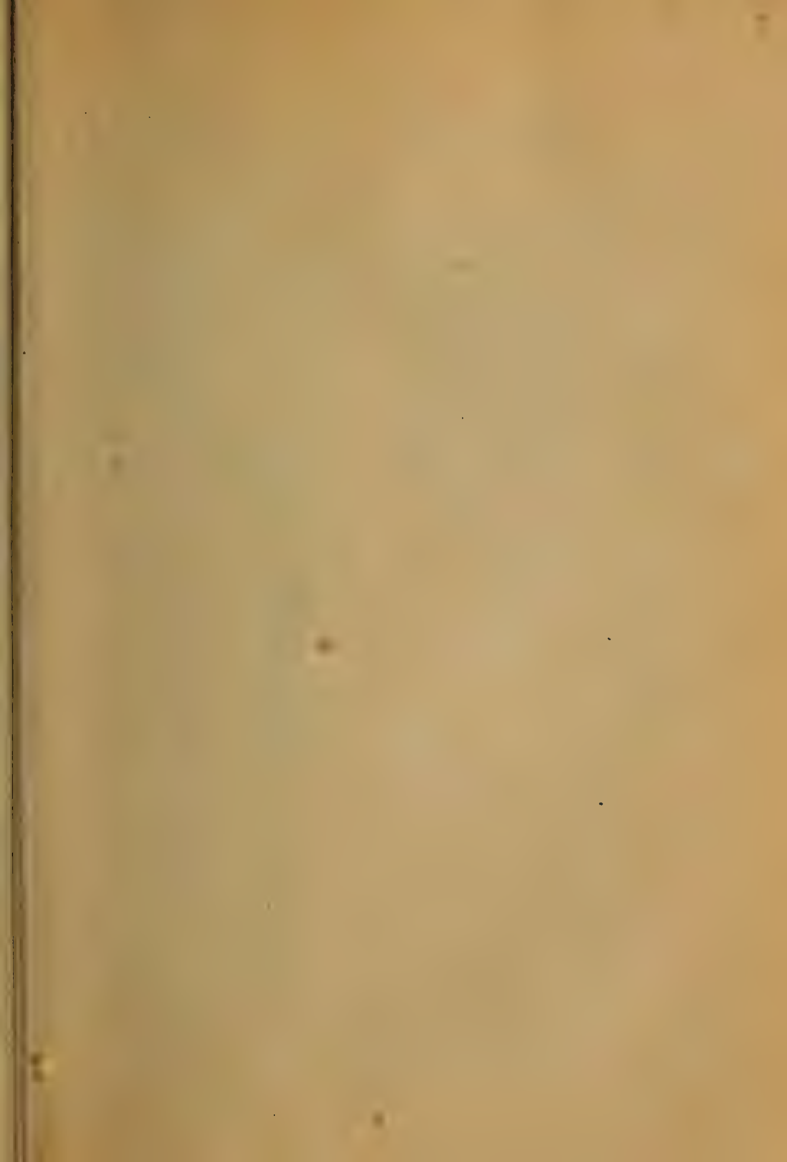
謝　你心眼兒那麼死，我有話也跟你說不淸楚。還是到孟太太那邊去罷，時候不早了。

康　你得先答應我不跟他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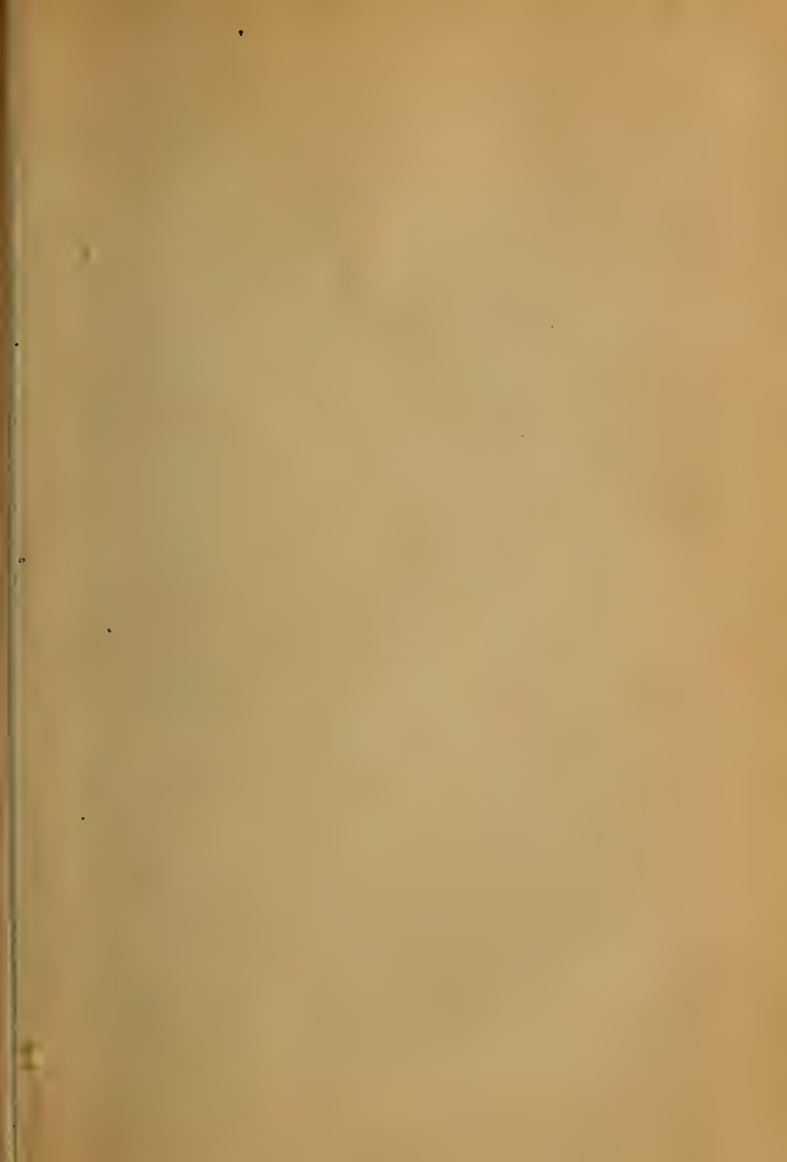
謝　我答應你還我一個自由的身子。

康　（握她的手。）這才算你愛我！

幕。



第二幕



下午兩點鐘左右。孟序功的客室。舞臺後部突出一座陽臺。馮顯利和另一位客人——趙煥明——圍住上面一張小圓桌吸煙品茶。主人和主婦站在舞臺前部——客室。

第一場　孟序功　孟太太

孟太太　人家都誇我精明。不過沒有一個主婦做得像我今天這樣糊塗的。我不明白是你沒有本領把客人攏在一個地方，還是我沒有本領。聽我說，序功。你不用張羅了，白費心思，他們好像一塊塊的銅，就是磁石也吸不到一起。你看，我們這五位客人，分了兩股，兩位坐在上面看天，看太陽，三位在飯廳守着喫剩下的菜，空下來的碗碟，就是不肯出來。聽差就不用想進去收拾傢活。序功，你得幫我想個主意。

孟序功　我已經請過老康。他裝做沒有聽見。

孟太太　你應當單請一下Miss謝。

孟　(孟序功簡稱)老康不放她過來。

孟太太　你不要老是老康老康的，方才你當着大家叫他老康，他特地聲明了一下他的年紀。

孟　你不應該約他今天來。

孟太太　你忘記了，不是我要約他，是我們的客人，Mr.馮要我請他做陪客。

孟　可是直到如今，這兩位好朋友沒有說過一句話。

孟太太　這正是我糊塗的地方。

孟　你不妨藉個機會探探他們的口氣。

孟太太　我不願意單跟Mr.康在一起。(微笑。)那太危險。

孟　你可以試試Mr.馮。

孟太太　你沒有看出來嗎？他的臉色越發陰沈了。他不像來做客，倒像來報喪。看這樣子，不等用tea，他就會走的。

孟　那麼你的謝小姐呢？

孟太太　我掛念的是 Miss 朱。他們不肯過來，你應當順手請來Miss朱才是。

孟　她明白我的用意，自然就不肯來了。（指陽臺。）這裏的兩位，一位是她男同學的哥哥，一位是我們給她介紹的新朋友，你就不用妄想她獨自過來。我說句話，你不要生氣。你今天沒有安排好。

孟太太　我今天不走運就是了。不過，你得幫我給Miss朱跟 Mr.趙尋個機會，Mr.趙在那裏乾陪着 Mr.馮，其實心裏猴兒急得正在打轉轉。這是第三回他會見Miss朱。沒有一回他有機會跟她說上一句話的。今天早晨他告訴我，要是這回再不成功，明天他就趕回軍隊去。他說他是個軍人，不是個政客，或者打個全勝，或者打個全敗，他頂怕的就是現在這種不死不活的局勢。我沒有看見求婚像他求得這樣性急的。你就慢騰騰的。現在風氣到底開得多了，恨不得馬上拜天地，入洞房。

孟　（笑了笑。）我們已經算落伍了。

孟太太　你願意落伍，我可不願意。

孟　Miss朱來了！

第二場　孟序功　孟太太　朱潤英

孟太太　Miss朱，我們正講到你。

朱　我？

孟太太　不用害怕，我們談你一位同學。

朱　（向前。）是誰呢？

孟太太　你再也猜不到的一個人。是Bessie張。昨天星期六。晚晌我們覺得無聊，就到東亞飯店茶舞去。趕到十點半鐘，我們看見她隨了位先生進來。

朱　Miss張平常總推說她不會跳舞。

孟太太　我親眼看見她下去跳舞來的。不是嗎，序功？她跳了兩次就不跳了。她跳得挺好。平常我們愛坐在有燈亮的地方，昨天晚晌偏巧坐在一個黑影子裏頭。我們看得見人家，人家看不見我們。我想過去招呼她，孟先生擱住我，指着那個男的叫我看。（放低聲音）你想不到是誰！

朱　誰？

孟太太　（不由自主，高起聲來。）我們的 Professor 康！

朱　眞的！

孟　（警告。）Take care!

孟太太　（向孟。）不要緊，Miss 朱的口頂緊不過。你看她那張嘴，一點點兒大，就是顯櫻桃大的祕密也掉不下來。我就愛 Miss 朱，又大方，又細心，功課又那樣好。（向朱。）不對嗎，Miss 朱？（說下去。）當時我問孟先生，Mr. 康幾時學會得跳舞？孟先生說他就沒有聽人講起過。你看怪不怪！我還以爲他留學時候就學會了的。今

天早晨，我跟Mr.馮談起他來，他也不知道。你說怪不怪！

朱　康先生有事從來不瞞人。

孟　這還是他頭一遭。你們得佩服他的決心，耐性，尤其難得的是他居然守口如玉。

孟太太　我們當時沒有認破他。他停了不久，也就陪着Bessie走了。那時不過十二點鐘光景。我得挑個時候問問Mr.康。

朱　平時我們跳舞，Miss張總做出看不起人的樣子。

孟太太　我曉得Miss朱跳舞跳得頂好。(向孟)我看過Miss朱跳舞。

朱　我不過才跟人學。孟先生不要信孟太太的話。

孟　你一定跳得很好。

孟太太　Miss朱就會客氣。怎麼樣，我們今天晚晌一同到東亞飯店跳舞，好嗎？

朱　謝謝！不了，明天是星期一。

孟　Miss朱的話也對。明天是星期一。

孟太太　我明白Miss朱。Miss朱嫌你跳得不好，沒有好 partner。

朱　眞是明天早晨就有課！

孟太太　得了，Miss朱。我給你尋個好partner。管保你滿意。(向陽臺，呼喚) Mr.趙！這裏來！

第三場　孟序功　孟太太　朱潤英　趙煥明

趙煥明　(如響斯應)好！

孟太太　(向陽臺) Mr.馮，你不過來談談？不來？好，隨你高興。你喜歡太陽，可是五月天的太陽也就夠熱的。(向趙。)怎麼樣，Mr.趙？

趙　(趙煥明簡稱。他放下烟，走向客室。)來了，來了。

孟太太　快來罷，你請客的時候到了！

趙　什麼事，要我請客？

孟太太　你說你這次從內地出來，還沒有跳過一次舞。後來你算算日子，嘆口氣，說明天就得離開我們，回到你的營盤銷差。

趙　我還說了一句，你忘記了，就是捨不得離開你這樣的好女主人。

孟太太　我不記得你說過。

趙　如今是我說第三回了。

孟　你可一回都沒有提起我。

趙　我並不是有意把你漏掉，實在是我說到嫂夫人的時候，無形中就把你算進去了。

孟太太　回答得好。（向趙）能夠有你這樣尊重女權的丈夫，你太太一定值得人妬嫉。（向朱）不是嗎，Miss朱？

朱　（赧笑）怕不見得。

孟　（微笑）回答得好。

孟太太 （向趙。）我們給你約了一位跳舞的partner。

趙 誰？Miss朱嗎？

孟太太 我們約她今天晚晌去跳舞。Miss朱給了我們一個難題。只要你這位軍事專家有法子解決，你就會發見Miss朱是你生平遇到的頂好的partner。

趙 我要是解決不了，我就囘到師部辭掉我的參謀長職。

孟太太 其實簡單，不過是請你把明天的星期一取消。

趙 呵！

孟太太 怎麼樣？

趙 我看我只有辭職。不過，Miss朱，你未嘗不可以賞我個臉，譬如說，明天上午請半天假。

朱 不是那麼說，趙先生。明天八至九我就有課，九至十憩一點鐘，十至十一又是一堂課。這兩堂我都不好缺席的。

孟　那兩門?

朱　一門是Aristotle，一門是Romantic poets。都怪重要的。

孟　都是老康的。

孟太太　這就好辦了，讓我當面替你告假。

朱　康先生向來不肯馬虎的。

孟　(向孟太太。)老康的脾氣我曉得。他向來認眞。

趙　我有一個主意，Miss朱倒不必請假。(向孟太太。)你不妨約Mr.康一同去跳舞，讓他明天來請半天假。

朱　不!不!眞的，謝謝孟太太的好意。我不去。改一回我一定陪孟太太去玩玩。

孟太太　又是康，康如水!什麼事一碰到他，就通不過去了!他就是塊石頭，誰碰誰碎。一個人不應該這樣死板。儘顧自己，不顧別人，便是天大的好人，也是個多餘。

孟　可是他愛你們，你們女人。

孟太太　謝謝他的愛，還是請他收起來，留給自己使用罷。他不愛我們，他愛的是風流。（向朱。）Miss朱，愛情是種尊敬。男子發見女子的好處，就像信教的碰到聖蹟，遠遠就得燒香磕頭。

孟　（向朱。）Miss朱不要上她的當，愛就愛好了，用不着這串兒道理。

孟太太　（向趙。）序功就是一樣不好，他分不清楚愛跟敬。

趙　從前有位梁鴻分得頂清楚，他跟他太太相敬如賓。

孟太太　我愛那樣的男子。Mr.康不是作愛，是跟我們女子作戰。只有接二連三打敗仗，他才看得起我們，認出我們應有的尊嚴。他的愛情是種壓力，簡直是種施捨。我們不是叫化子，用不着這種施捨。我們犯不上犧牲了自己來成全他。我要是他那位太太，舊式也罷，絕不要他每月的接濟。拿他的錢，悶在家裏頭，替他看孩子長大，成天看他跟別的女人鬧心，不！我做不到。Miss朱，你是他的學生，不怕你生氣。我覺得他頂不正經。

孟　你把話說得也太過分。

孟太太　我曉得你要替他辯護的。(向趙。)煥明，序功這話有所爲而發，不是嗎？

趙　我想是罷。Mr.康是他的同事。官官相護，總是不可免的。

朱　康先生把上課跟作人分得很淸楚。

孟太太　你應當說他分得不淸楚。他平常一言一動，都不脫上課的樣子。做個教書匠，生活就夠單調了。應當想法子別叫自己更單調。下了課就應當忘掉還要上課。一個人作愛可不是上課。作得跟到了鐘點就往教室跑一樣，那不是作愛，那是一種侮辱。女人有權利拒絕他，簡直不等他開口，就應當先把他的口封住。這是一種教育。一個人沒有經過眞正的愛情，活到七八十，仍然脫不掉喫奶孩子的脾氣。見一個女人愛一個，不是愛，是衝動，是胡鬧。

孟　也不盡然。他就不愛他太太。

孟太太　你的意思是說，看我多愛我太太！

孟　也不盡然。我不是說自己。

孟太太　（向趙。）煥明，你知道，序功是不愛我的。

趙　你寃枉了他。

朱　我們同學都把孟先生看做模範丈夫。

孟太太　紙老虎經不起一戳的。不信，你們試試看。

孟　試試看？上次你到南邊看你母親，正好趕着打仗，你在南邊停了三個月，我就沒有跟第二個女人上過話。

孟太太　因爲你那三個月都在實驗室過的。

孟　是的，我拿全付精神來對付我那篇論文。

孟太太　在這期間，你可也曾眞有一時想到我嗎？

孟　想到你？

孟太太　沒有，是不是？

孟　這個——

孟太太　不用這個那個了，你的心不是我佔着的。我不是傻子！你一提起你那篇論文，我就生氣。一個活人我總有辦法，至少可以鬧一場，喫喫醋，發發脾氣。可是這不是人，這是你的論文。我只能夠私下跟自己嘔氣。牠證明你不愛我。不！牠證明你是個傻子。你要是聰明的話，我要是你的話，早就要利用這三個月，尋個女人開開心去了。

趙　那倒便宜序功了。可惜他不是那樣人。

孟太太　有一個活榜樣擺在他眼前，就是他不知道學。

孟　（向孟太太。）你說的是誰？

孟太太　還不就是你那位老康！

孟　你總忘不掉他。

孟太太　倒是，煥明，你眞應當看看女生宿舍新蓋的食堂，完全美國式，什麼都是玻

璃的，方的。亮晶晶的，你還當做到了童話裏的琉璃宮。趁Miss朱跟序功在一起……

趙　只要Miss朱肯賞臉……

朱　那裏話，路很近便，只要趙先生高興去。

孟　好得很。我們三個人出去走走。天氣晴朗朗的，坐在家裏有點兒辜負。

朱　我們宿舍旁邊玫瑰開得正好。成天只見蜜蜂圍着飛。

趙　我們現在就去，好嗎？

孟　好的。（向孟太太。）你不出來跟我們散散步？

孟太太　不去了。（向朱。）回頭見。

朱　回頭見。

孟太太　（走向陽臺。）你不跟他們散散步，Mr.馮？

馮　（站起，轉身。）誰？孟太太是說我？

孟太太　他們到學校散步去了，你不一同走走？

馮　（走向客室。）不去，孟太太。我在上面曬夠了太陽。

孟太太　（微笑。）你的話很有點兒弦外之音。

馮　我缺那種才分。

孟太太　太客氣了。人家說學問越高人越客氣，你就是這樣子。你沒有聽見我們方才說些什麼嗎？

馮　沒有。偶而綽到一兩個字，我沒有留意，就聽牠滑過去了。

孟太太　你有什麼心事，不是嗎？兩點鐘以前，你走進來有說有笑的，跟現在整像兩個人。

馮　我不覺得有什麼兩樣。我向來是這個樣子，在一陣興奮之後，立刻就跌進一陣

不知所之的憂鬱。我也說不出爲什麼就會這樣子。這成了我一種病了。

孟太太　你要平時都是這樣子，那可眞是病了。一個人好白白怎麼就憂鬱起來了呢？我做女兒時候就有這種情形。你是位有名的生物學者，一定可以告訴我點兒其中的道理。這到底是生理的呢？還是心理的呢？讓我們坐下來談談這個問題。

馮　我可以坐下來，不過你得原諒我，我從來沒有往這上頭想過。我的工作是很機械的，一天就沒有閒暇想到種種人生問題。

孟太太　這算不得個頂好的藉口。你的工作也許很機械，你的精神不見其就那樣枯窘。你有時很會說笑的。

馮　你正好說到我矛盾的地方，我兩重的人格。

孟太太　你還不像你說得那樣嚴重，頂多不過有這麼點兒傾向能了。我們人多少都有點兒這種傾向的。尋一個十全的例子是很難的。（忽然。）有一個人倒是兩

重人格：Mr.康。

馮　他！那另是一回事。

孟太太　請你說下去。

馮　對不住，我對于Mr.康沒有什麼意見。

孟太太　你的沈默就是你的意見。你的沈默正好顯出你的爲人。

馮　（微笑。）我是個平常人，受不了你這番推敲的。

孟太太　（微笑。）我沒有拿你當件作品欣賞，我不過是個女主人，得時時爲我的客人們著想。說實話，你這半天很叫我發愁來的。

馮　你一定得原諒我粗心。

孟太太　我替你發愁，我不是爲你難受；你用不着於心不安。

馮　謝謝你的寬慰。

孟太太　呵！你打定了主意不肯多開口，可是一個人好奇起來，就是千山萬水，赴湯

蹈火，也擋不住他。趁大家都不在，我有句話問你。要是我猜得不錯的話，Mr.康同Miss謝一進來，你就變得少言寡語了。

馮　我承認。

孟太太　現在告訴我，爲什麼呢？

馮　讓我想想看。(有意迴避。)當時我腦子裏頭忽然泛起一個哲學問題，就忘記自己所在了。我在想：人生是一齣喜戲，還是一齣悲劇？是一齣悲劇的話，什麼東西做成牠的悲劇呢？你得承認，一個人歡喜的時候總比悲哀的時候少，就在歡喜的時候，馬上接着的也許就是一個傷心的傷心。我們不敢凝定思想。一凝定，我們就明白自己多空虛了。眞實的只有悲哀的永長的情緒。

孟太太　我想不到你這樣悲觀。

馮　我是一個平靜的思維者。

孟太太　你是說你是一個學者。做個學者全仗着思維。可是思維，我怕正是悲觀的

根源。你太專門了。所以，幾乎沒有一個學者的家庭是快樂的，沒有一個學者不是鬱鬱寡歡的。平靜雖說平靜，人生的享受可就有限了。

馮　容我問你一句，你以為其餘的動物就不思索，就不知道憂愁了嗎？我怕不盡然。那些可憐的動物說不出牠們的憂愁罷了。我們比牠們強的地方，就在能夠把思想表現出來。我們有語言，動物只會叫喚。至少我們沒有人能夠把牠們的表現翻譯出來。你看看那些雞，那些狗，那些牛羊，一天到晚不作聲，還有比牠們的沈默更能夠顯示悲哀的力量的嗎？

孟太太　聽你這番牢騷，我想起了那句老話，情人眼裏出西施。只有你這樣一位生物學家，才那樣解釋雞狗牛羊的沈默。

馮　你得承認，語言是出賣靈魂的奸細。人一喜歡，就不免手之足之，歌之舞之的那一套把戲。悲哀沒有聲音。沒有聲音，所以越發值得人注意，越發值得人尊重。

孟太太　你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悲觀論者。

馮　我覺得還是希臘人有道理，把命運看做人類悲劇的出發點。我並不把命運看得那樣獃板。一個鄉下人也許把這說做天意。就我看來，湊巧兩個字就很夠用了。一齣戲，一部小說，都是湊巧湊出來的。在生物學上，環境跟遺傳是決定生物發展的兩個重要現象。說穿了，湊巧才是牠們眞正的意義。

孟太太　跟悲劇一樣，人生的喜劇不也就建築在你所謂的命運上嗎？湊巧會湊成悲劇，湊巧也會湊得出來喜劇。

馮　（露出笑容。）你的話是對的。不過，你知道，頂高的喜劇也就是悲劇。

孟太太　旣然喜劇跟悲劇有時分不淸白，一個人就用不着絕望，說不定跳出來一個湊巧，會幫他在愛情上勝利。

馮　（跳起。）呵！孟太太！

孟太太　我的話不對嗎？

馮　聰明的孟太太！

孟太太　我還有一點不明白，就是你為什麼老躲着你的情敵。

馮　我沒有存心躲他。你知道，Mr康是我的老朋友。兩個老朋友愛一個女人，不能夠鬧絕交，打一架，你說不是嗎？

孟太太　當然不。

馮　我們都是上流人。

孟太太　所以，得文明，得有禮貌。

馮　我一看見他跟Miss謝在一起，他那種儼然非我莫屬的氣概，我就手心癢癢，想過去給他幾個巴掌。不過，我們是老朋友，在道義上，這斷乎說不過去。我不在乎他跟我愛一個女人。我是看不下去他那種保護者的態度。可是，我有什麼權利責備他嗎？他早就愛上了Miss謝。我趕在他後頭。假如我勝利了，不是他搶我的，而是我搶他的。愛情雖說不分先來後到，我們究竟是老朋友，我不能夠把他的愛人搶走。何況他為Miss謝離得婚，我不能夠叫他太失望。

孟太太　我不相信他為Miss謝離得婚。

馮　他這樣告訴我的，至少他逢人這樣講的。我這糊塗蟲，為了Miss謝，為了趕一個船坐，為了我那點兒輕易熱不上來的情感，我丟下我的工作，提早我回國的日期！我得到的是險些兒破壞了我老朋友的幸福！（不由自主笑了起來。）我還約下跟他趕在一天結婚哪！哈！哈！哈！

孟太太　讓我提醒你一聲：就算他愛Miss謝，可是Miss謝說過她愛他嗎？

馮　沒有！沒有！這就是我頂傷心，不！我頂不能夠饒恕Miss謝的地方。她有意作弄我們兩個老朋友。為什麼她要瞞着我呢？我不明白。（回憶。）那神祕的月夜！靠着船欄杆，站在甲板上，迎着濕濕的海風，望着那又大又明的月亮，我聽着她出氣，輕輕出到我的耳邊。那燦爛的星羣！那黑鬱鬱的大洋，充滿了生命，冒着珠子一樣顏色的泡沫！我握着她的手，用各式各樣的比喻說我愛她，直到月亮斜了，直到她眼睛濕了，我這才住口，坐在她旁邊，聽着洋面上的吼號。那三十天船上的生

活！我一輩子也忘不掉，忘不掉這幸福的三十天！現在就讓失敗，我覺得提前回國也是對的。孟太太，不要笑我，我的幸福是實在的。如今幸福跑了，不過我還抓住了一個尾巴。

孟太太　你再要說下去，我的眼睛都要濕了！

馮　（收斂。）對不起，孟太太。我有時是很感傷的。

孟太太　Miss 謝寫信給我，說你很愛她來的。

馮　（趨前。）她寫信給你，說我愛她！

孟太太　我們不斷有信往來。

馮　將來有機會，你借給我看看。

孟太太　只要 Miss 謝先答應。

馮　當然，當然。（興奮。）她信上沒有別的話了嗎？

孟太太　（微笑。）你要她說些什麼呢？假如我告訴你，她覺得有一點點愛你，你相信

嗎？

馮　她這樣說來的嗎？眞的？（懷疑。）沒有？是你故意說來安慰我的？說！說！我求你！你只是笑！呵！你是說來安慰我的！她不愛我，不是嗎？

孟太太　我不說是，我也不說不是。聰明人馬上就明白，儍子就是一輩子也糊塗。

馮　我承認我是個儍子。沒有女人會愛我的。我命裏注定是個學者。

孟太太　我不能夠替Miss謝說話，不過，你沒有理由埋怨她不把話全說給你聽。做女孩子的這幾年，是人生上頂寂寞的一個階段。除非她是個糊塗蟲，她有話先得留一半兒給自己。要是逼到不能夠不說的時候，要是眼前是個男人的話，她得編好一半兒謊話攙進去。她瞞男人，她不瞞她頂要好的女朋友。別瞧你是個生物學家，你就不知道四肢五官合在一道兒會起什麼作用。

馮　孟太太，收我做你一個門生！

孟太太　（站起。）不要作聲！他們來了，讓我們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康　一個人得珍重自己的情感。情感的可貴全在忠實。情感永久是對的。只有用的不得當，牠才不眞實。我們只有一顆心。我們只能夠有一個愛人。

孟太太　(走來打斷他的話)Mr.康，你這番話我完全同意。

康　孟太太，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女孩子，必須認識現實。社會是一個爛泥坑，沒有經驗，我們就分不淸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一個女人只能夠有一個朋友，多一個都不成。

孟太太　這要看你怎麼樣解釋朋友這兩個字。

馮　(向康。)我明白你的解釋。

康　你明白我的解釋！Mr.馮，我怕你從來就沒有想過這兩個字的意思。你把情感看得太不値錢。你的解釋頂多也就是些欺人之談罷了。

馮　你誤會我的意思。我不是說我的解釋，我是說你的解釋。我的話也許冒昧，不過，是你的老朋友……

康　謝謝你的盛情，把我看做你的老朋友。不過，（向孟太太。）孟太太，一個人說話作事全應當有個分寸。知人知面不知心，話說得甜甜的，暗地裏還不知道在搗什麼鬼哪。我們這個社會，只有利害，無所謂眞實的情誼。古人所謂信義，早就石沈大海了。幸而是人與人不同，我們偶而還可以發見一兩個眞實朋友。特別是，（向謝。）情意相投的男女。男子和男子永久是仇敵，維持他們關係的是理智，不是情感。

孟太太　（向康。）Mr.康，我覺得你的話有點兒過分。我相信友誼的建設同樣屬於情感。

康　但是，情感是有限制的，不對，我的意思是說，情感是集中的。情感一集中，便只有一個對象佔住牠全部的面積。能夠集中一個異性的情感的只有另外一個異

性，因爲每一個異性實際只是一個半性，還得另有一個半性來合成那完美的人性。

謝　你是說一個人只有一半人性。

康　正對，淑義。那另一半就是情感的集中，就是情感，或者換一個更高貴的名詞，就是愛情。

孟太太　要是我沒有聽錯了你的話，你是說，一個人本身沒有情感，情感全使對方來啓發，因爲對方才是情感。所以掉過頭來講，不是你愛對方，是對方叫你來愛罷了。

康　孟太太，你抓住了我一半話，但是，你丟掉了我另一半話。

馮　（向康。）孟太太或許誤會了你的意思，讓我來補充一下你的見解。站在生物學的觀點……

康　（打斷他的話。）生物學的觀點！對不住，你還是另找一個觀點站站罷。

謝　我不想幫Mr.馮說話，不過，依我看來……

康　（打斷她的話。）你不想幫他說話，可是你一說話就是幫他！

謝　讓我說完我的話。

馮　Miss謝，還是讓我自己來說好些。

康　（向馮。）我以爲你還是少說話爲上。你的學問就是你的不幸。站在你的立場，你會把我們拉去跟你的禽獸爲伍的。好在我們用不着你的論證。人爲萬物之靈，前人這句話抵得住你半部的學問。我所謂情感屬于純粹的靈性的作用，跟你的禽獸並不相干。這好比一盞燈火，你那些禽獸也就是些朝生暮死的燈蛾，撲了上來，一個一個全都燒死。所以我說，免開尊口，你還是坐下來好些。

孟太太　（向康。）你得原諒Mr.馮。不是我們有意討教，其實是你的道理太深奧了。

康　我向來原諒他，孟太太。我們是老同學，我知道他的毛病。他的毛病就在他不肯湊趣。我是他的知己，因爲我知道他知道得最清楚。他不知道我也還罷了，可憐

是他連自己也不知道。舉一個例……

謝　（打斷他的話。）我覺得你待Mr.馮不大公道。你不應該當着人讓他難堪。

康　我向來不會背後說人壞話。我要是說的話，不論是背前背後，我全一樣說。他可以當面駁我。他要是不作聲，就是他默認我的話有道理。至于你，淑義，我看不出你替他打抱不平的理由。

謝　自然我沒有理由。你們是老同學，用不着我多說話的。（向孟太太。）我們到裏頭去憩憩，把這個地方交給他們兩位老朋友好了。

康　淑義，不要跟我嘔氣。我要的不是別人，只是你。

孟太太　（向康。）你不妨先把你的愛情收起來，讓她陪我到裏頭給你們熬一杯咖啡喝喝。（向馮。）Mr.馮，我自己熬的咖啡，回頭你嚐嚐，看看味道怎麼樣。

馮　那一定是好的。

孟太太　（笑了笑。）跟你的哲學一樣，有時也看運氣。

馮　（陪笑，陪笑過來伸手。）我們不要爲一個女人發生誤會。

康　（背轉身，冷冰冰地。）我沒有誤會。

馮　你得承認我是你的朋友。

康　我沒有朋友。我沒有你這樣的朋友。

馮　你在說笑。

康　我自來不說笑。（看着馮。）你見過我說笑嗎？

馮　要是你自來不說笑，我非常替你抱歉。

康　用不着假惺惺。

馮　我眞心眞意想解釋我們中間的誤會。我也許錯，不過，我不是有意跟你爲難。我可以向天發誓。

康　我用不着你跟你的解釋，你的向天發誓。我要求你一樁事：走開！

馮　我想不到你這樣不容人！

康　你的罪惡不容你。

馮　我的罪惡？（笑。）你簡直拿我開心！

康　（怒。）罪惡！罪惡！奪人所好，不是罪惡是什麼？

馮　你知道，我以前不曉得你跟她認識。

康　可是現在你曉得！

馮　所以我現在來求你原諒。這不是我鑄成大錯，是天。

康　巧言令色鮮矣仁。你可以哄騙一個無知無識的女孩子，我，哼！不成。絕對不成！

馮　我倒有意把她讓給你，看這樣子，我不得不做你的情敵。我既然得不到你的友誼，還是到裏頭去結結她的歡心罷。

康　（攔住他的去路。）不許你進去。

馮　是你叫我走開的。

康　我叫你往外頭去，不是叫你到裏頭去。

馮　（微笑）。我奇怪誰給你這樣大的權柄，隨時隨地可以干涉人的自由。

康　糊塗蟲，讓我告訴你。那是神聖的愛情。

馮　我們都受過高深的教育，說話似乎不應當那樣幼稚。

康　（嗤之以鼻）。你，一個跟動植物在一起鬼混的人，也配談什麼高深的教育！

馮　可是你，一個舞文弄墨的騷客，也高明不到那裏去。

康　（大怒）。你侮辱我！

馮　我說的是實在情形。

康　好！你加倍侮辱我！

馮　要是我侮辱你，你應當明白頭一個侮辱你的是你自己。（轉身，走向陽臺。）你慢慢會欣賞我的友誼的！

康　你往什麼地方去？

馮　只要我不到裏頭去，我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康　你得告訴我！一個人暗地出賣朋友，永久恢復不了他的信心。你不說淸楚，我不放你走。

馮　我到陽臺上憩憩。

康　你可以從那面溜到裏頭的。

馮　多謝你提醒了我。

康　我不許你到陽臺上去。

馮　我看，唯一迴避你的方法是請你走開。

康　現在，聽着，我不准你離開這裏。我一個人到裏頭去。聽見了沒有？我一個人到裏頭看她們去。是的，我一個人。你，你頂好坐在這張椅子裏頭。

馮　坐在裏頭做什麼？

康　等我回頭出來告訴你我訂婚的消息。

第七場　馮顯利

馮　（攤在沙發上面。）我累極了！做情人不容易，我看做朋友還要難。我好像魂都叫他鬧得離了殼！（呵欠。）我有機會閉閉眼睛也好！

第八場　馮韜利　馮顯利

馮韜利　（從外進來。）哥哥！哥哥！

馮　（懶揚揚地。）你來了。我等你等了好久。

馮韜利　我沒有尋到她！

馮　（茫然。）誰？

馮韜利　Miss朱！

馮　噢！我看見她了。早晨我在康先生那邊就見到她了。

馮韜利　我才剛碰見她，有孟先生，還有一個軍官，跟她很親密的樣子。

馮　你坐下來，聽我說句話。

馮韜利　我路過女生宿舍碰見她的。她沒有答理我。

馮　（同情。）她沒有答理你？

馮韜利　沒有，孟先生告訴我你在他家。

馮　容我說句老實話，韜利。我對Miss朱的印象不大好。

馮韜利　你沒有當她提起我？

馮　提起了，不過，我看不出她心上有你來。

馮韜利　她這半年常到康先生那邊，一定中了他的壞話！

馮　不要冤枉康先生。康先生也許不喜歡你，不過就是沒有康先生，我也不覺得Miss朱是你理想的配偶。我聽說她快要畢業了。

馮韜利　還有一個多月。

馮　所以，你應當明白她這時關心的不是愛情，而是她的職業。一個女孩子，不像一個男孩子，可以胡衝亂撞。在這茫茫的人海，她得趕緊抓住一個機會。現在男女雖說平等了，其實，好像一輛破牛車，這老大的社會一時還掉不轉頭來。更壞也難說。因爲，聽我說，改變一個風俗，先得改變那錯誤的心理的觀念。你可以換身西服，不過見了人，不由自己，就要作揖。在這不景氣的現時，男子想弄一個嗽飯的地方，還得走盡所有的門路，女子想弄一個嗽飯的地方，十九也就是供人一個輕薄的機會。鬧來鬧去，聰明點兒的女子，意志弱點兒的女子，看準了只有一條路好走，那條老路，就是尋個男人嫁掉。一個女孩子頂穩當的職業是嫁一個有了職業的中年男子。

馮韜利　你是說我先得謀好了事。

馮　現在你一畢業就算有事做，我覺得你還要丟掉你的Miss朱。畢了業，一個月你

頂多掙上八十塊錢。這份兒薪水勉強可以養活一個高等小學畢業的女孩子。可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像Miss朱那樣的女孩子，韜利，八十塊錢也就只夠一個禮拜的開消。

馮韜利　Miss朱沒有那樣壞。

馮　Miss朱是個頂好頂好的女孩子。我挑不出她什麼壞處。可是，這跟她的好壞沒有關係。我說的是實際的人生。

馮韜利　這樣看起來，像哥哥這樣有地位的人才配結婚！

馮　你用不着生氣，我是就一般情形而論。至于我自己，你看，我如今跟你一樣沒有女朋友。

馮韜利　你告訴我，你有一個愛人來的。

馮　我跟你一樣沒有什麼指望。

馮韜利　難道就在這兩三點鐘之內她變了心？

馮　她原先就沒有確定的答覆給我。她叫我等兩天看。她說她要跟人商量商量。這人不是別人，原來是她從前一個情人。在任何方面，他們的關係都比我深，都比我久。

馮韜利　有人把你的愛人奪了去！

馮　不是奪了去，康先生原先就跟她要好來的。

馮韜利　(跳起。)什麼！又是康先生！

馮　康先生跟我是老朋友。等我一知道是他，我知道大事去了一半。剩下那一半，也就很渺茫了。我打算明天動身回家鄉看看。

馮韜利　他在什麼地方？

馮　他在裏頭。我在這裏等他出來宣布他訂婚的日期。

馮韜利　不成，我不能夠叫他一個人得意！他破壞我的好事，我也要揭穿他的面具！

馮　(跳起。)韜利！不要胡來！

馮韜利　你不用管我！（跑向內室門口，呼喊。）孟太太！康先生！都來！看個好東西！頂好的東西！

馮　你瘋了！康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絕對不能夠叫你跟他胡鬧！

馮韜利　（摔開他。）他一見不得人，那位小姐就答應你了。你不用管我。我一鬧，你就成功了！

馮　你簡直不清楚你說得些什麼！

第九場

馮顯利　馮韜利　孟太太　謝淑義　康如水

孟太太　什麼事？

馮韜利　是我，孟太太。

孟太太　原來是Mr.馮的令弟！我認識你。

馮　（向孟太太。）你得原諒他！

馮韜利　(向孟太太。)你知道我跟Miss朱要好。

孟太太　(不安。)怎麼樣?

馮韜利　她現在不理我了!

孟太太　明天見到她，我勸勸她看。

馮韜利　(向康。)康先生，我得謝謝你。是你勸她不跟我好的。

康　我?

馮韜利　不用裝傻了!(取出一封信。)這不是你寫給她的情書!粉紅顏色!上面還有一朵玫瑰!就欠點兒香水味道!

馮　韜利!(向康。)你得原諒他!

馮韜利　哥哥，你不用管我!

孟太太　(順手把信搶來藏起。)改天唸罷!讓我給你介紹一位令兄的朋友。(向謝。)這位是Mr.馮的令弟，Mr.康的學生。(向馮韜利。)這位是Miss謝，跟令兄同船

回國來的。

馮韜利　Miss謝，你給我評判評判。(向孟太太。)拿信給我。

孟太太　我不能夠把這封信給你。這封信一定是假的。我不能夠叫你拿出去毀壞康先生的名譽。

馮韜利　現在，(向康。)康先生，你說你有沒有給Miss朱寫過情書。

馮　(插進一句。)當然沒有。

康　我承認我常給Miss朱寫信。不過，這是我的私事，(向馮韜利。)你沒有權利過問。

孟太太　(向馮韜利。)這封信怎麼會到了你手來呢？

馮韜利　Miss朱給我看的。我沒有還她。

馮　這就是你不對！

馮韜利　他信裏一半是挖苦我的話，我不應當扣下來嗎？他信裏說他就愛Miss朱一個人，可是同時跟Miss謝作愛，對嗎？(向謝。)Miss謝，你說，這是一個君子人做

的事嗎？他有資格在信裏駡我嗎？

孟太太　（向馮。）勸勸令弟看！

馮　我一直就在勸他。

孟太太　你得厲害點兒！

馮韜利　（向孟太太。）你們要的是體面，我要的是公道。他壞了我的好事，他搶了我哥哥的愛人，要是我哥哥放得過他，我放不過他！（向謝。）Miss謝，你能夠愛這樣三心二意的人嗎？

謝　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過問。我不能夠愛三心二意的人，我也不見得就喜歡那利用自己兄弟揭發人家隱私的人。你要公道，誰不要公道？你不要體面，我可頂愛體面。（向孟太太。）可不是，都是我自己討沒趣！都是我自己在哄自己！交什麼朋友，眞沒有意思！（走向內室。）

馮韜利　（向謝。）Miss謝！（向馮。）哥哥！

馮　唉！（走向陽臺。）

孟太太　我到裏頭看看咖啡去。（走向內室。）

馮韜利　（向馮。）哥哥，我走了。（不見答應。）我走了。（走向門外。）

康　（發覺只留下自己一個人，望了望陽臺上馮的背影，最後，決定了。）我還是進去！

（走向內室。）

幕。



第三幕



半小時以後。孟序功的客室。馮顯利背向觀衆，依然一個人，呆呆地站在陽臺上。

第一場　馮顯利　孟太太

孟太太　（從內出來。）一個人也沒有！（發見馮，走向陽臺。）噢！你在這裏！一個人出神嗎？（不見答應，呼喚。）Mr.馮！

馮　（匆忙轉回身，不知所云。）呵，呵，呵。

孟太太　這半點鐘你就老站在這裏嗎？

馮　（走向客室。）我……我……我望着外頭。

孟太太　我以爲你到外頭散步去了。

馮　（糾正自己的傻樣。）沒有。我在等着你的咖啡喝哪。

孟太太　呀！我簡直忘了這回事！令弟呢？

馮　我不曉得。我好像做了場夢。（打起精神。）孟太太，你得饒恕我們兄弟。他年輕不

懂事，我……我不走運。

孟太太　你總是那麼多禮，不對，你總是那麼多心。令弟也許有點兒煞風景。年紀輕，火氣大，等到畢了業，做上幾年事，他自自然然就順過來了。Mr.馮，請坐。（神秘地。）我這半點鐘也就夠彆扭的。你幸而沒有到裏頭去，一個人，望望天，望望太陽，心裏安閒多了。我在裏頭望望Miss謝，她不言語，望望Mr.康，他綳着一張青臉，我就不用想找出一句話講。我使眼色給Mr.康，請他出來，不知道是他不懂，還不知道是他不肯，坐在那裏只是不動。我又不便把Miss謝拉走。你就想不出我多麼窘！我逃了出來！

馮　（忽然。）我打算等序功囘來了，就告辭。

孟太太　（看着他。）這麼快？我的咖啡你不等了？至少你也得嚐一嚐。

馮　謝謝你。我預備搭今天夜車到家鄉看望看望去。

孟太太　你先前並沒有這樣計劃。

馮　我的報告沒有做，正好利用暑期這三個月，在家鄉一邊陪着父母，一邊把牠整理出來。等我工作完了，我再出來看望你們。你們暑期不離開這裏？

孟太太　不一定。去年我們是在青島過的。今年忙了些，我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也許到新開的黃山玩玩。你眞決定就走嗎？

馮　我本來等着一椿事解决，現在既然解决了，我跟你們歡敍了這半天，也該趕回去看看父母了。

孟太太　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樣。你打定了主意要走，我自然不便強留你，不過，在你走以前，你應當尋個機會，單獨向Miss謝解釋一下。

馮　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對。

孟太太　那麼，你不愛她了？

馮　（站起。）噢！不愛倒好了！孟太太，你不知道我多著迷！我這半點鐘好像遭了雷劈，懵裏懵怔，只想來一條河把我淹死！那三十天的船上！（收斂。）我要忘掉一切，孟

太太。唉！跟我兄弟一樣，我要忘掉我那點兒幻想。人生是一團迷離，快感很快就過去了，留在心頭的只是一陣顫慄。我教訓我兄弟的話，句句都應當拿來教訓我自己。女子沒有許男子什麽，是男子自己許自己許的太多了。我們笑話 Mr. 康。其實我跟他也就是五十步百步的距離。

孟太太　我見過不少男子，還沒有見過你這樣容易幻滅的情人。你糟多了！你連失戀後的那點兒不平之感都沒有！誰知道你是不是失戀！是你自己說你愛她，是你自己說你沒有指望。人家告訴你顏色是紅的，你硬要說做黑的。人家沒有飯喫，喊肚子餓；你當着飯喊肚子餓。

馮　孟太太，我不說你的話沒有道理。可是我不是一個年輕小孩子，我沒有那再接再勵的勇氣。恨的是我有了身分，名譽，地位。我不能夠無所顧忌。明明我要愛情，我却偏偏想到人家的同情。我要像我兄弟也好，蠻幹一陣，管不着別人高興不高興。

孟太太　不必一定要像令弟。你學學Mr.康，他有的是衝動，你有的是顧慮。你們兩個合起來，或許是個可意的愛人。一個過，一個不及，幸而我不是Miss謝，我要是Miss謝，眞還不知道挑你們那一位。

馮　就你看來，我回頭得逼她一下子。

孟太太　逼逼她看。活到你這麼大，至少應該知道，女子等着男子進攻，很少男子等着女子進攻的。

馮　生物學上大半是這種情形。

孟太太　天天研究生物，你忘記你也是生物了。

馮　（趨前）謝謝你提醒我。呵！原來我是生物！我多蠢！我多糊塗！你多有道理！我是天字第一號的學究！

孟太太　（笑）。還不是天字第一號！你看，天字第一號來了！

孟太太　（向康。）想不到你還是一臉的不快！這半天你沒有向Miss謝解釋解釋？怎麼樣？你們始終沒有說上話嗎？

康　我沒有解釋。我覺得用不着解釋。Miss謝明白我的爲人。孟太太，你一定讀過紅樓夢。賈寶玉頂愛林黛玉。他一有多餘的工夫，就拿來鍾情所有園裏的婦女。我們愛賈寶玉這樣做，因爲人性在這裏流露得頂自然。Shelley就有一首詩，歌頌這種愛情上平行發展的行爲。

孟太太　那麼，Miss謝不生氣了嗎？

康　我不曉得她在不在生氣。我們面對面，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孟太太　你爲什麼不先開口呢？

康　因爲我等她醒悟過來。

孟太太　醒悟過來！

康　只要一個女子不在所愛的男子面前，男子就可以另有所愛。這是一種精神的寄託，眼前必須有實在的東西擺着。我向一個女子求婚，我給所有的女子寫信。

孟太太　換過來講，一個女子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康　不能夠。女子是詩的材料，必須純潔，貞節，從一而終，才能夠顯出她優異的存在。男子原本粗陋，行爲也就不免乖離。只有女子能夠集中一個男子的情緒，發爲不朽的詞采。

孟太太　我沒有想到你把女子看得這樣高貴。

康　我向來敬重婦人孺子。

孟太太　（向馮。）你以爲怎麼樣？

馮　對不住，我坐在這裏想點兒事。沒有聽見你們一句話。

康　（聳肩。）孟太太不必問他。他不懂得什麼叫做愛情。

馮　（站起。）既然我不懂得愛情，我還是不參加你們的談論爲是。（向孟太太。）孟太太，我到外面散散步，序功出去半天也該回來了，我到林子那邊迎迎他。

孟太太　我不勉強你了。

馮　如水，回頭見。

康　（冷冰冰地。）回頭見。

孟太太　（向馮。）不用走前門。你從陽臺那面可以繞過去的。你還可以順便參觀參觀我的小花園子。

馮　孟太太，謝謝你的指示。

第三場　孟太太　康如水

孟太太　Mr. 康，你不用煙嗎？

康　我到現在沒有學會抽煙。

孟太太　記得有位詩人講演，說他的詩都是看着煙圈兒想出來的。抽煙可以幫忙思索。頂要緊的是，破破悶，聯聯歡，有時眞有用。

康　我學過兩次，嗆得受不住，不敢再試了。

孟太太　你跟從前大不一樣。你改變多了。

康　看你指那方面說。

孟太太　譬方說，你居然肯學抽煙。

康　我總想擴大我生活的範圍，多認識點兒人生的色相。

孟太太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你。如今這樣一想，我不得不原諒你給Miss朱寫信了。你得謝謝我才剛搶下那封信來。叫人看見了，大家對你會起很大的誤會。我們這個奇怪的社會，跟別的社會有一點相同，就愛無中生有地造謠。

康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孟太太　先讓我把這封情書還給你，再聽你的道理。

康　你不妨留下這封信，唸給你的朋友們聽。他們會從這封信看出我的人格的。

孟太太　不，不，還是物歸原主罷。爲你起見，我倒樂意唸給朋友們聽聽，可是我得想到Miss朱，人家會藉着這個敗壞她的名譽的。不過，我看了你這封信。實在寫得好，情辭並茂，不愧大手筆，序功就從來給我寫不出這樣一封信來。

康　這種信，我不是清早寫，就是半夜寫。那時我的頭腦很清楚，我覺得自己頂孤獨，我需要一個女子的安慰，於是我寫詩，寫信。我的情感就像火一樣燃燒我全身子。我的嘴乾得慌，只有一杯冷水止得住我口渴。

孟太太　我曉得有些人寫只爲寫，所以一寫出來，不等墨乾，就扔到火裏頭燒掉。你不然。你要對方看見，你才適意。

康　（收起他的情書。）因爲，孟太太，不瞞你說，我時常覺得自己寂寞。我要人同情我。

孟太太　怎麼！你也需要同情。Mr.馮也這樣講。你們男子好像要的都只是同情。

康　（輕蔑地。）他！同情！孟太太，我指的是一種神聖的，人類所共有的情緒。

孟太太　我明白。你就是那少數屬于神聖的情緒的人。

康　（感動。）噢！——孟太太，只有你認識我的偉大，我的傷痕，我的全靈魂。我是一個生活向內的漂泊者，好像一個海蛤蜊，我在沙灘上打開我的硬殼子，只要有人過來，我就把裏頭的肉露給他看。

孟太太　誰敢過來看那鮮血淋淋的肉，也就夠膽子大的！

康　你就是那膽子大的人，——孟太太！膽子小的人不用想接近曠野的風，汪洋的水，無邊無涯的宇宙。偉大的靈魂跟大的膽是一對姐妹。

孟太太　說說爲什麼你不怕別人造謠。

康　因爲我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只有膽子小的人才造別人的謠言。他們不敢正眼看人。我的靈魂跟太陽一樣，發出萬道明光，弄瞎了他們的眼睛。自己黑暗了，他們把我說成黑暗。他們做得像煞有介事，其實他們的下意識只是妬嫉。好像打在地獄的魔鬼，看不見上帝，信口謾駡，妄想攘奪他的統治。上帝一笑置之。一個

詩人來到人世，就跟耶蘇降生在木匠人家一樣，命裏注定受人誹謗。看看這可憐的行道者！他最後叫人釘在十字架上。他要從小跟他父親學學木匠手藝，大了也許做些十字架釘釘別人，可是他有他的使命，爲了救下十字架上的罪人，他自己成了罪人，叫人釘到十字架上頭。看看我們的李白！他的詩敵不上高力士一句讒言！一輩子流離，臨了還死到夜郎國！他救下郭子儀，他救下唐朝的天下。然而沒有人賞識他。他不在乎，他有他的使命，他唱出他的詩歌，叫我們永生在他的悲歡裏頭。讓他們造謠言去！他們的謠言不是別的，只是一個詩人的十字架。

孟太太　馮蘖，你的口才驚住了我。我向來不信人家的謠言。不過，無風不生波，人家有所見，才有所云。

康　他們看見的是形迹，他們就不知道一個人生命的意義全在內心生活的深淺。拿行爲來制斷一個人，就等于拿傳統來制裁一個人的行爲：對于這種違背自

然的荒謬的舉動，我提出抗議。

孟太太　現在是你的浪漫主義在抗議，不過你的古典主義，不見得就肯低頭下氣。

康　正相反，牠們不唯不衝突，反而完成我內在的諧和，得到一種希有的自由的呼吸。我沒有做過一件錯事，因爲我一舉一動都有人性的要求，理性的根據。

孟太太　也許是罷。

康　不是也許，而是絕對如此。

孟太太　我想起來了，昨天晚晌我看見你跳舞來的。幾時你學會了跳舞？你做事老做得突如其來，叫人難以理會。

康　（微笑）。你看見我跳舞了。

孟太太　跳得不算壞。

康　我私下學的。

孟太太　想不到你也學跳舞。

康　你以爲我應該看不起牠。謝謝天，我還沒有那樣古板。藝術的價值在她能夠滿足人生的欲望。我學跳舞，因爲牠滿足我的欲望。｜孟太太，我立意要做一個十全十備的現代人。

孟太太　你想征服所有的女人。

康　｜孟太太，你搔到我的癢處。

孟太太　你有點兒像Goethe的Faust。

康　｜孟太太，你是我的知己。

孟太太　可惜你征服不了你自己。

康　你知道我用了多大力量來征服自己！但是我征服不了，我孤特的才情不容我向自己低頭。

孟太太　你應當再試試看。

康　我無時無刻不在試試看。不！我捺不住了，我內外得一致！噢！｜孟太太，讓我說出口

來，是的，我得說出口來。我痛苦！我難受！這半天我心問心，好不好告訴你，我忍不下去了，你的魔力太大！你不知道你多美好！你那眼睛！你那秋水一樣明媚的眼睛！你是一把鑰匙，你開開我深祕的內府！你是 Saint Peter 的那把鑰匙，孟太太；我就是那九霄雲外的天堂！不！我語無倫次，我說錯了，我多該死！我是跪在 Saint Peter 前面的虔誠的教徒，望着那把開天門的鑰匙，問牠什麼時候把我領進樂園！孟太太，閉住你的眼睛，閉住你的眼睛！你睜得那樣大，好像要把我全個靈魂吸進去！不！不！你睜着你顧盼生姿的眼睛，讓我閉住我的眼睛，你看！我閉住了我的眼睛。我看見兩顆發亮的星星，不！變了，變了，變成兩灘子水，照出我森林一樣的靈魂！我是一座黑鬱鬱的樹林，讓風從我的梢頭把這兩句詩帶給：你瀲灩秋塘水，明滅夏夜星。怎麼！你笑！我聽見你的聲音，我睜開我的眼睛。可不！你笑得在打滾！聽我一句話，我的西施！我的飛燕！我的昭君！聽我一句話，我的 Beatrice！我的 Laura！我的 Charlotte！我靈魂的靈魂！（跪下。）只一句話！不要

笑！不要搖頭！不要擺手！我心上的人，我愛你！我愛你！你是天上最美的美人，嫁給序功那樣不識貨的可憐蟲！

孟太太　（大笑不止。）序功！序功！你來！你來！

第四場

孟太太　康如水　孟序功　謝淑義　馮顯利

孟　（早已從外進來；輿驚好笑：趨前向康。）老康，讓我攙你起來！

謝　（從內出來；呆住。）噢！

馮　（從內出來；微笑，向康。）如水，我來扶你一把！

孟太太　（回身）呵！你們也在這裏！（向馮。）你沒有去散步！

馮　我走到花園門口，湊巧遇見了Miss謝。（趨前，向康。）我扶你起來。不要老跪在地上。

康　（站起，向馮。）你這無賴！

孟　(向康。)看你腿都氣軟了！讓我把你攙到這張椅子上憩憩。你跪了好半天，也該跪累了！

康　不用你管！我會坐！

孟　現在你坐下了，老康，我請你記住一句老話：朋友之妻不可欺，尤其是當着她丈夫。

康　你不瞭解我。

孟　讓我以後慢慢來瞭解你罷。(向孟太太。)告訴你，Miss朱答應今天晚晌到東亞飯店跳舞去了。

孟太太　好極了！他們呢？你怎麼一個人囘來的？

孟　Miss朱陪煥明到學校附近的花園去了。煥明叫我囘來替他給師部發一個電報，說他續假兩星期。

孟太太　他如今一定快活得很！(向馮。)你怎麼樣？

馮　我沒有Mr.趙那種好運氣。

孟太太　什麼！還是你的悲觀主義作祟嗎？

馮　我得到人家的同情。

孟太太　（向謝。）你到底拒絕了他？

謝　我得單自跟Mr.康講兩句話。

康　（站起，向謝。）我知道你是我的！在女人裏頭，你最瞭解我。你有眼睛！你曉得你應當挑選誰。

孟太太　（向康。）你當着我恭維她的眼睛嗎？我秋水一樣的眼睛那裏去了呢？呵！Mr.康，你是一個頂不專心的情人，別瞧你把自己說得那麼多情！Mr.康，聽我告訴你兩句話，權作爲我對你那番盛情的回答。用不着皺眉頭，把臉板得那樣靑，記住我是你愛過的一個女人，我總把你當做一個老朋友看待。你是一個情感上的學究，就像那羣天眞爛漫的社會學者，有時只是些思想上的學究。全

都鍾情理想，全都沒有著落，全都用心尋個著落，全都給自己計劃下來一個烏託邦。社會學者愛全人類，你，我的Mr.康，你愛所有的女人。社會學者把羣衆看做一種神聖的力量，你把個個女人敬做一尊尊的女神。羣衆到底是羣衆，女人到底有個肉身子。這就是你們不幸的地方。女人只是你理想的一個影子。你不接受現實。不過，Mr.康，女人比一塊石頭還要現實。我不是駡我們女人，我們女人原本是人，你用不着把我們看得那樣神祕。結婚不是愛情的開始，也不是愛情的墳墓，我的序功就會出來給你證明。你要是不得不離婚的話，不全是你太太的錯，你也得負一部分責任。

康　孟太太，你跟序功都不瞭解我。

孟太太　我覺得我頂瞭解你。

康　我尊重女性，不過，孟太太，在女人裏頭，你頂不瞭解我。

孟太太　既然我們都不夠資格瞭解你，讓有資格的人來瞭解你。（向謝。）淑義，我們

在那邊小花園子等你。

謝　你們不用遠去，到那邊陽臺上就行了。

馮　我們到外頭散散步好些。

謝　（向馮。）你這人就是這點兒不可救藥！我不會叫你們久等的。

孟　來罷，我們三個人到陽臺上憩憩。喝杯茶，聽我告訴你們Miss朱怎麼答應晚晌去跳舞的。

第五場　康如水　謝淑義

謝　（故意沈默了一刻。）在船上，只嫌天氣熱，一下船，覺得好多了，心裏想，祖國的五月天氣眞可愛，囘來得好好玩玩。今天不然了，還是那樣熱。待慣了，或許不覺得氣悶，可是我一直就在心煩。到了夏天還了得！你從來沒有想到避暑嗎？

康　（茫無頭緒。）我向來不避暑。

謝　可是你在國內一定知道什麼地方避暑頂好。譬如說，北戴河，怎麼樣？怕是有點兒危險。挺好一個地方，就是有點兒叫人玩得心不安。還是逛山好。海，我也看夠了。那麼，雞公山，怎麼樣？要不，你看，到莫干山怎麼樣？這樣罷，還是去廬山的好。你一定曉得廬山，請你坐下給我講講那裏的名勝。

康　我有一本朋友做的廬山紀遊詩，一直沒有看。等我看過那本詩集，再把我的印象告訴你。

謝　不要詩，不要詩。我說的是山水，風景。像我這樣的人，只配喜歡瑞士那種沒有歷史的風景。你愛的一定是意大利，你寫信給我講過，我倒忘記了。你那時還約我一同去逛意大利來的，我怕擋你的詩興，沒有答應。

康　那次我在Ravenna住了七天。

謝　Ravenna？

康　Dante 的墳在那裏。

謝　是的，Dante我聽你說過他愛情的故事。他一輩子就愛一個女人，那女人後來嫁了別人。他十二歲遇見她的。不，他遇見她的時候，那女孩子才十二歲。管牠哪，反正他愛了那女人一輩子，還寫了一首長詩紀念她。一輩子只愛一個人，還寫一首叫人唸不來的長詩，實在不容易。她叫什麼來的？

康　Beatrice。

謝　可不！我簡直忘了！好在我曉得那段故事，人名子有什麼要緊！我想起來了，那女的愛他嗎？我不記得你給我說過。

康　書上沒有提起這椿事。

謝　那不等于說，她不愛他嗎？

康　好像是。

謝　呵！又是一個癡心的男子！你在Ravenna住了七天，膜拜Dante，不用說了。

康　我也喜歡Venice的Lido。

謝　你？Lido？那仕女如雲的海島？（回憶。）可不！你對我講，你愛那夜的巴黎。當然也會喜歡Lido了。現在你學會跳舞了嗎？你那時對于跳舞發了好些牢騷。

康　我學會了。昨天晚晌孟太太在東亞飯店看見我跳舞來的。我現在就差烟還沒有學會。

謝　我看得出來，你一心想在交際場上出風頭。

康　我方才對孟太太講過，我想體驗各方面的生活。

謝　你一定忙得厲害！（端詳他。）你是瘦得可怕！

康　我每天晚晌總要過了十二點鐘才睡覺。

謝　不是全用在跳舞上，我想。

康　我多半用在讀詩寫詩上。

謝　（站起。）可憐人！做一個現代詩人，眞叫辛苦，不是嗎？

康　只有你瞭解我們詩人。

謝　可是，Mr.康，你也曾瞭解我嗎？

康　（未曾想到。）這！

謝　你沒有拿牠放在心上，是不是？

康　重要的是你瞭解我。（趨前。）你瞭解我！只有你，玲瓏透剔，生下來注定是我的伴侶！

謝　我請問你：你太太瞭解你嗎？

康　不要提起她來！她是一塊石頭！

謝　你瞭解她，當然是了。

康　這……這……

謝　眞的！你們在一起同居了十五年的光景，你還不瞭解她！她就那麼難于瞭解嗎？

康　才不然！她是石頭一樣簡單。

謝　所以你們的結合，你最後下了决心解除，爲了她的幸福——至少你的幸福，是

康　不是？你離婚的時候，你想到她要離婚來的嗎？你沒有想到她，那可憐蟲，不是嗎？

謝　我承認，在現行社會制度之下，男子佔去較大的便宜。

康　那就是說，被犧牲的是女子，在現行社會制度之下沒有地位的弱女子，是不是？

謝　當然是。

康　你爽快得實在可愛！

謝　男女不平等是事實。

康　因爲一切基于片面的關係。

謝　但是，還好，有一件事讓男女平等，就是愛情。淑義，我愛你！

康　你是說，只有性的要求把男子降到他猴子的地位，女子才能夠跟男子平等。

謝　不要解釋得那樣可怕，淑義！一種更高尚的情緒！你可以剖開我的胸脯看的！

康　我相信你高尚的情緒。

謝　那麼，愛我！愛我！我求你！

謝　（向後指。）放冷靜些！那邊有人看着！

康　我們走出這個地方好了。

謝　用不着。我的話一會兒就會說完的。

康　可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謝　不要性急，我馬上就給你機會的。先讓我們處理一下我的問題。

康　你的問題全在我身上。

謝　這句話不算錯。

康　淑義，我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

謝　怕不見得。

康　是的，我們的結合就是我們的幸福！

謝　我從前老早也許起過這種念頭。現在我不這樣想了。

康　你冷靜得多怕人！

謝　(笑了笑。)是嗎?眞對不住你!可是沒有辦法,現在我看清楚了你的爲人,我也發見了我的弱點,我得掃淸你我中間的魔障。

康　魔障?

謝　掃淸了之後,你我才能建設純潔的友誼。

康　你的意思是理想的愛情。

謝　爲了達到我的目的,我先得還淸你那兩千塊錢的債。現在我有了愛情,我才知道拿隨便一個男人的錢是多痛苦!多貶低自己的身價!

康　這是我送給你的。

謝　全一樣。一個女孩子拿別人的錢,不管理由多正大,到頭總是自己喫虧。

康　我不要你還我的錢,我要的是你的愛情!讓那兩千塊錢權當我的孝敬,我愛你的憑據。

謝　現在,Mr.康,假如一個女孩子欠下兩種債,一個是愛情,一個是銀錢,先還那一

樣好呢？還是兩樣一起還好呢？請你考慮一下答覆我。

康　用不着考慮。先還愛情債，否則，兩樣一起還，因爲，淑義，你一嫁我，兩樣就同時還了我！

謝　不幸是我欠的不是一個債主！

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謝　馬上我就解說明白。我愛一個男子……

康　那是我！

謝　聽我說。我愛一個男子，他也愛我……

康　那只有我！

謝　他也愛我，他追我一直追回祖國……

康　你是說馮顯利！

謝　他苦苦向我求婚……

康　拒絕他！

謝　我沒有答應……

康　你這樣通情達理！

謝　你不能夠讓我說完一句話嗎？

康　你說完了。你說你不能夠答應。

謝　我不能夠答應，因爲我瞞着他一樁事。我在船上想，只有這樁事解决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才能夠答覆他的請求。

康　告訴我什麼事。我一定幫你忙，讓你早點兒正式拒絕他的請求。

謝　我瞞了他，我也瞞了你。一個女孩子，我不信，就沒有權利瞞着點兒事。爲什麼我要放過我的機會呢？從前我受了你的錢，因爲我正趕着要錢用。我可沒有想到這是根綑手綑脚的繩子。法文有句話：Noblesse oblige。一個人欠了別人的錢，特別是我這樣的女孩子，豈不是 Argent oblige 嗎？我從來沒有想到這裏。

你寫信給我說你寂寞，說你愛我，說你爲我離了婚，我向來沒有用心考校這些話的分量。我也許愛聽這些話，因爲這搧起我的虛榮，叫我感到我吸人的魔力。我多傻！這一切只因爲我不愛你。

康　不！你愛我！

謝　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

康　你撒謊！

謝　我說的是實話。

康　你不知道你自己！

謝　不要追我！我不高興跟你在這裏打漩！

康　(絕望。)你這傻子！

謝　對了，我是個傻子。我從來沒有仔細考量過什麼叫做愛，什麼叫做不愛。我的錯處就在把感激看成了愛。現在我知道這是兩種東西，感激只是感激，感激不是

愛。我不是舊式女子，受了人家的恩惠，沒有法子報答，就拿身子來報答。我感激你，同時我得想到我的幸福。你錯把我感激的情緒當做你所想像的情緒。不過我也不能夠一味怪罪你。我欠下你的錢，我就欠下你的情分。方才我責備你跟Mr.馮，其實應當責備的是我自己。我當着大家說你，生你的氣，不過，我既然不愛你，我有什麼權利來過問你的行為？所以，我想，只有還淸你那兩千塊錢，你對我，我對你，才能夠回到那可貴的坦白的友誼。

你的話像一把把刀子！

你那麼難受，我們不說這個好了。其實提起錢來，你頭疼，我還要頭疼。

談談我們的愛情好了。

不是錢，就是愛情，對于女人全一樣。坐下來，不要這樣緊張，（向後指。）他們會笑話我們的。還是坐下來舒服。你說愛情高貴，我如今承認這話。不過，依我看來，叫人高貴的，倒是發明桌兒椅子的那點兒聰明。你知道，在今天早晨以前，我對你

還存了一絲幻想來的。你那些信寫得實在動人！可是，不瞞你說，我覺得那些信都不像是給我寫的。牠們是寫給那些比我高貴的女人的。例如，那位十三世紀的小姐，Beatrice。不過，我對你抱着一點點希望。一個人多少有點兒自私，不是嗎？所以接到你的信，我從來不置可否。隔了許多年，如今我們見面了。我多失望！我的那點兒幻想化得一絲也沒有了。

康　（呻吟）我不明白你。

謝　你對你的情感也許忠實，你對我們女人卻頂不忠實了。我們要你對我們忠實，不是要你對自己忠實。這是兩回事。你自己看得出來，這一天你愛了多少女人！

康　我心裏頭就有你一個人！

謝　不過，我們批評一個人的好壞，往往不問他的動機，只看他的行爲。

康　沒有了你，就是一千，一萬個女人圍着我，我也不會看見！你讓我看見別的女人，你讓我看見所有的女人。我是一個瞎子，你給我照亮了眼前的女人。不是我

她們，是她們沾了你的光，分了一點點我多餘的熱情。有了你，我就像一個闊財主，看見叫化子就扔錢，看見廟就燒香。我是一個傀儡，你是那根鉄絲，支起牠的身子讓牠的手動，讓牠的脚動。沒有了你，我就不用再想活着！

謝　你不能夠叫我替你負責一個人活着全爲的自己。

康　我想不到你這樣自私！

謝　讓天下人評評理，你跟我誰頂自私！你跟你太太同居了十五年，你沒有想到瞭解她，沒有想到她也是一個人，她也應該有她活着的權利。她也許沒有一樣好處，可是你不見得就沒有不對的地方。

康　我爲你離得婚！

謝　你爲你的自由，我只是你一個幌子，Mr.康。

康　我會叫你幸福的！

謝　我不能夠拿我的幸福給你做賭注。叫你賭輸了，我不能夠學你太太，就那麼認

命，就那麼安分。我們用不着說這些空話。我得卽早把自己贖出來，你說不是嗎？我不肯答應Mr.馮，就是因爲我的人還不算自由。我得抓住一個機會。不是抓住你，就是抓住另外一個人。這世紀別瞧新，我們的社會還是舊的。多交一個男朋友，女人多一個機會。Miss朱得這樣子，我這女留學生可憐也得這樣子。頂好的機會就是連愛情一起撈進來。要是我有這樣一個頂好的機會，你能夠扳起臉來不放我生嗎？你不作聲。其實也對，問題在我不在你。但是，不作兩年事，我從什麼地方去弄兩千塊錢來還你呢？我瞞着Mr.馮，就是有心先把你這筆債還清。不過，才剛遇見Mr.馮，我又換了一個作法。我告訴他我欠你兩千塊錢，所以我不能夠馬上給他一個圓滿的答覆。

康　他說什麼？

謝　他說他替我還清這筆債，

康　（跳起。）我不要！

謝　我拒絕了他的好意。我感激夠了人，不想再感激人，特別是這人是我心愛的人。不過，他說我要愛他的話，我要是答應嫁給他的話，他就有義務替我還淸你這兩千塊錢。

康　他瘋了！他要是替你還，他得連這幾年的利息也還淸！

謝　(站起。)呵！這我可沒有想到！從前你拿錢給我的時候，你沒有提起這一層。這麼說，我要是連本帶利都還淸，我就得到一個自由的身子，一顆自由的心，一個自由的人，是不是？

康　(默然。)這……這……

謝　你多慷慨！謝謝你！我良心安寧多了！讓我們握握手。我如今只欠你錢，不欠你情分了。

康　我不要握手！

謝　Mr. 康，我勸你不要堅持到底。想想這幾年你爲我寫的信，寫的詩，想想這幾年

你對我的那點兒甜蜜的幻想，想想我在精神上給你的安慰，豈不——說實話，豈不早就還過了你的本利？等你死了，我會把你寫給我的信，寫給我的詩印成一本精緻的書的。你完成我精神上的教育，現在你成全一下我的幸福，不好嗎？

康　但是從今我成爲一個沒有女人的人，豈不可怕嗎？沒有男人，我還有我；沒有女人，我還在什麼地方？我活着不成了一架屍首嗎？你就沒有想到我，我的幸福！

謝　要是你愛我，一個愛人不得犧牲自己，成全對方的幸福嗎？我不愛你。然而你愛我，你口口聲聲這樣說着。如今你跟一個看財奴一樣，不肯走出我的生命，不肯把幸福給我！

康　我給你幸福！我給你幸福！噢！God，我多愛你！我的愛跟海一樣深，也跟天一樣大，你撕爛了我的心，這撕爛了的心也是你的！我現在就剩下這口氣了！我要拿這口氣吹倒希馬拉雅山！我要拿這口氣吹倒紐約城一百二十層的高樓！我要活着！活着恨這世界！活着看我痛苦，活着看你幸福！我要寫一百首詩紀念我的失

戀！我要在靜默中給你們一對情人祝福！噢！God！我覺得我心裏充滿了力量，眼裏充滿了淚水，我要挖一個大坑，讓我的眼淚流滿了牠，流成一個碧綠的水池子！Miss 謝，有一天，有一天，你會認識我的愛情，你的薄倖！我要拿我汪洋的淚水，衝掉你們幸福的家庭！就是 Mr. 馮，有一天我也要把他比成一個小醜！噢！(握住她的手)。讓我每天給你寫一封情書，讓我安慰你，這是我唯一的要求！

謝　你可不能夠強迫我看。

康　我不！我絕不！

謝　如今我自由了，讓我要求做你一個朋友。我們的關係建在純潔的友誼上，你不越發好歌頌我了嗎？

康　我歌頌你，我不能夠饒恕你！

謝　有一天你會饒恕我的。(轉身，向陽台呼喚。)來！你們都來！給我道喜來！

第六場　康如水　謝淑義　馮顯利　孟序功　孟太太

馮　（奔向謝。）怎麽樣？

謝　（向孟太太。）我訂婚了！

孟太太　跟誰？

謝　跟Mr.馮！

孟　讓我給你們道喜！

孟太太　讓我給你們道喜！

馮　謝謝你們的盛意，特別是你，孟太太。

謝　（向馮。）你得謝謝Professor康，我們兩個人的老朋友。我答應他每天給我寫一封情書。

馮　不過——

謝　同時他答應我不看他給我寫來的情書。

馮　（向康。）我們到了還是老朋友！你那樣大方，慷慨，跟你一比，我簡直是小人國的矮子了。允許我做一次好人，替我未婚妻還淸她欠你的那筆款子。

康　（嗤之以鼻。）假仁假義！

馮　我一定要替Miss謝還淸。

謝　這裏頭還有個利息問題。

孟太太　（向康。）我的Mr.康，你那利息就是Miss謝的幸福。

康　只有你瞭解我，孟太太！我把她看得跟我一個女兒一樣，我那樣關心她，她那樣無情。孟太太，只有你瞭解我。

孟太太　讓我告訴你句話，dear Mr.康。你向來就不認識你自己。什麼時候你發見了自己，什麼時候你就發見了世界。Candide 跑遍了世界，回頭還是買了塊田種菜。Rasselas跑到外頭尋找幸福，幸福就在自己家裏頭。你得弄點兒心理知

識，別把人世看得太複雜，也別把人世看得太簡單。你要是愛一個人，就別拿錢夾在裏頭；要是拿錢給人，你就別像 Shylock 有什麼非分指望。

康　(絕望。)我不能夠把心給你看！(趨向孟。)你會瞭解我的。

孟　我的好老康，我正想起兩句話送你。你缺乏的東西雖說多，頂重要的怕還是一點兒生物學。你天天唸你的 Aristotle，你忘掉他是古代最偉大的生物學者。他記了五百多奇禽異獸的名子。他的好處就在，知道自己以外，還知道他以外的世界。你要是有點兒生物知識，聽得出鳥唱的歌，貓叫喚的聲音，為什麼草在春天發芽，到了冬天就要枯死，我的好老康，你就明白你多不如那些禽獸。我不是罵你，你不要誤會。我是說，別瞧我是個不識貨的可憐蟲，你才是個老牌兒的學究。

康　(絕望。)我跟你白好了一場！(向馮。)你奪去我心愛的女孩子，不過，顯利，臨了只有你瞭解我。

馮　當然。爲了表示你我的老交情，我請你來做伴郎，不！你年紀大了些，還是做介紹人好些。（向謝。）你不反對，我想？

謝　爲什麼我反對？你的提議只有叫我歡喜。

馮　（向康。）我們一定要請你做我們的介紹人。

康　我一定來，我一定不來做你們的介紹人。我要在你頂快活的日子，做一首頂傷心的詩。

馮　如水，你不能夠把你的失敗推到我身上。你求愛的方式似乎有點兒錯誤。你要是不改的話，我怕你一輩子演的也只是悲劇。學學我的榜樣，如水。這次我做了你的敵人，下次我一定幫你的忙。

康　（絕望。）學學你的榜樣，欺騙自己的朋友！呵！朋友！朋友！（走開。）我一個朋友也沒有！有我是孤獨的！沒有一個人同情我！什麼人都想利用我，利用我的友誼，我的地位，我的一切，好來達到各自的目的！然後把我摔開！摔開，摔到一旁，怕我妨害他，

怕我妨害他的幸福！噢！沒有一個人瞭解我！我要走開，我要閉住眼睛，我要鎖住我的熱情！噢！寂寞！寂寞！我的寂寞！

幕。

平裝實價二角五分　精裝實價四角

新學究

李健吾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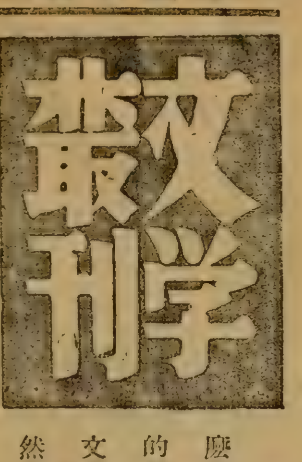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四集　共十六冊

書名	作者	類別
煙苗季	周文	長篇
山徑	白文	中篇
航線	沙汀	短篇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
夜工	蔣牧良	短篇
長江上	荒煤	短篇
長生塔	巴金	童話
紫，美國嗎！	尹庚	報告
夜記	魯迅	散文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
白夜	麗尼	散文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五月再版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摃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闊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一二三集各書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四集亦已出齊，第五集從五月份起陸續出版。

第一集

書名	著者	類別	定價
路	茅盾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神·鬼·人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團圓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雀鼠集	魯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珠落集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南行記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飯餘集	吳組緗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分	何穀天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劍集	鄭振鐸	文藝論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雷雨	曹禺	四幕悲劇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以身作則	李健吾	三幕喜劇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第二集

書名	作者	類別	定價
秋花	靳以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江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土餅	沙汀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谷	蘆焚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多產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 精裝五角五分
崖邊	柏山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銻砂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生底煩擾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海星	陸蠡	散文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鷹之歌	麗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商市街	悄吟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憶	巴金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母親的夢	李健吾	戲劇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掘金記	畢奐午	詩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第三集

星　葉紫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栗子　蕭乾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四角

曼陀羅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夜景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春風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黃沙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達生篇　萬迪鶴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

小巫集　奚如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髮的故事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印象感想回憶　茅盾　散文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

綠葉底故事　蕭軍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橋　悄吟　散文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

銀狐集　李廣田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咀華集　劉西渭　批評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日出　曹禺　劇本集　平裝四角半　精裝六角

運河　臧克家　詩集　平裝二角半　精裝三角

第四集

書名	著者	類別	平裝	精裝
煙苗季	周文	長篇小說	五角	六角五分
山徑	白文	中篇小說集	三角	四角五分
航線	沙汀	短篇小說集	三角	四角五分
里門拾記	蘆焚	短篇小說集	三角	五角五分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三角	四角五分
夜工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三角	五角五分
長江上	荒煤	短篇小說集	三角	四角五分
長生塔	巴金	童話集	二角	三角五分
嚇美國嗎	尹庚	報告文學	二角	三角五分
夜記	魯迅	散文集	三角	四角五分
旅人的心	魯彥	散文集	二角	四角五分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	散文集	二角	四角五分
白夜	麗尼	散文集	三角	四角五分
廢郵存底	沈從文	書信集	三角	四角五分
新學究	李健吾	劇本	三角	四角五分
野花與箭	胡風	詩集	二角	四角五分

